

狄俄尼索斯的卷尺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认知，是基于个人理解“翻译”一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核心；第二部分，观念，会散记一些想法。第二部分是写作本文的出发点。

认知

人类的理性，是其高于所有其他生物最大的优势。

康德的先验要素论

以前旁听过一位互联网计算广告专家讲座，他在讲授“AI神经网络发展史”的时候曾无意识地说过这么一段话：“你们看，这些看似很高深的AI技术一步步发展起来，其中每种关键技术的突破其实都不困难，但是我一直很诧异于我的4，5岁孩子们是如何掌握最基本的认知技能的，比如基本加减法，颜色方位辨别，而不是长大后学校能传授的那种‘高级’从业技能！！”

这个问题，就是回到我们认识的最根本能力，也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尝试要解答的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成为可能？

康德时代的故事背景

本小节内容部分来源于邓晓芒老师所著<<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

康德时期的近代西欧哲学研究核心问题主要可分为两类：

认识论：研究关于如何认识物体，主观如何得到关于物体的认识体验。

本体论，宇宙论，甚至神学等非认识论：客观承认物体的“存在”，研究其本质存在“特性”。

我们现在的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实也类似本体论，研究物质的构成，在现代科学的支持下，越凿越深，其研究成果也通过回馈，而更加丰富了科学体系。现代科学的肢解研究方式，在宏观运作上可以统一现有科学理论，但是到了微观领域就出现了棘手的问题，比如“量子力学”上的诸多现象。

有意思的是，“认识论”却可以看做唯物和唯心的综合。在康德之前，“认识论”分化为两派：

经验主义：一切知识都只能是感性的经验知识，离开了感性的经验，任何知识都不是真实的，都需要怀疑否认。

理性主义：感性知识是变动不居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逻辑上的一贯的永恒的知识才是真正可靠的知识。

经验主义来源于实践，固然不可能绝对否决（至少以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看待，过分天马行空的玄幻学说不讨论），但其让知识归化的能力实在太弱了，而理论主义恰好不至于局限我们拓展知识的可能。

康德融合了两派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可知论：

一个对象/事物/现象的背后，有一个自在之物，但是我们没法认识。

而围绕这个“自在之物”，康德全面丰富了其作用方式，在诸多概念的构成下，尝试以“理性”的方式回应“感性”的问题。

为什么康德这么伟大？后面的哲学都从他那流出来啊，而前面的哲学也都是流到他那里去的。

康德的认知根基

会问问题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一种能力，我很感谢以前一位同学让我从“直观”上体会到了学会问问题的能力，那种能从一个问题的答案又发散到新问题的能力。直到后来遇到康德，这种向上不停追溯原因的“念头”，终于可以从“直观”层面上升到“理性”高度。

知道应该以合理的方式提出什么问题，这已经是明智与洞见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证明。因为，如果问题本身是荒谬的，而且所要求的回答又是不必要的，那么这问题除了使提问者感到羞耻之外，有时还会有这种害处，即诱使不小心的听众作出荒谬的回答，并呈现出这种可笑的景象，即一个人在挤公山羊的奶，另一个人拿筛子去接。

我们来做一次从下往上的剖析。在讲述一个新观点或则概念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将其依赖的其他概念在之前就已经提交给你们。现在，先整理一批基础概念定义：

经验：实践中可以遇到的，不限制于某一个体主观，而可以扩展到其他(同类)客体使其有类似的体验，这种体验在整体上看相同，但实际在细微层面会参差不齐。

先天：不需要通过经验验证就已知不矛盾的，可以是任何形式，即使只是逻辑上的存在，存在一种必然性。

先验：同样不需要经验就存在的，但与先天不同的是，先验是需要以存在为基础的。

超验：超越经验的，这些通常都是以理性为基础而构想出来的。

综合：将目标对象和其他外部对象统一考察，得出目标对象存在的外部关系或则其他广延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得到目标对象的很多“使用说明”。

分析：在目标对象内部考察，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其本身已经就具有的，或则说，这种方式我们无法扩展联结更多的知识。

演绎：类似分析，从下到上，从目标对象推理出其必然存在但暂未被揭秘的特性。

归纳：类似综合，从上到下，从目标对象整理出其他能与其发生关系的其他特性。

判断：任何一种知识的获得，我们都可以称为判断。

表象：任何物体能刺激我们的内容，都可以称为表象。

自在之物：任何物体掩藏在表象后的东西，叫做自在之物。

感性：(人)被表象刺激后获得的最直接的体验叫感性，通过直观器官而接受这些刺激，目标对象通过感性被给予我们。

理性：和感性对立，抽象概念下形成知识的能力叫理性，目标(客体)对象通过理性让观察(主体)可以思维其与表象的关系。

我们看看下面康德说了些什么：

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认识)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存在）。

直观无概念则盲，思维无直观则空（学而不思则惛，思而不学则殆）。

真理是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

我们只能不断加深认识，但却很难真的到达绝对的真理。

直观和概念构成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推理了，而这个过程，我们恰好也可以看成使用“理性”通过“概念”来“综合”：

任何表象后面都是知识。

对象的表象总是杂多的，每个人总是只可能接受到其中一部分的刺激，这就导致了由于个体接受能力的高低而导致的认识水平起步就不同。

我们给出一个问题的某一种解释，很多时候只是作为从上往下归纳的方式来进行，任何综合方式下的结论都可能只是事物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保持怀疑存在更完善解释的可能。此规则保留以下任何问题的最终解释权。

我们曾认定的某些定律后面被证伪推翻改写，其实仅仅是观念不同而已，人们捕获到一部分表象就寻找能支持此刺激的理论，而随着感官刺激能力的延申，比如显微镜替代裸眼观察，雷达声纳替代双耳，各种载具替代双腿，当以前被遗漏过滤的表象被重新拾回时，我们能达到一种新的认识。若是深化，我们就叫改进；若是冲突，我们就叫创新。其实，它们一直都在那里。

。

这也就解释一些问题：

为什么天才总能看到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常自叹：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绕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关键的突破口其实就在身边。

为什么我在本文引用了大量原文，而不是按自己的理解再转述给你们？

很多人忙碌地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发现触碰到认知瓶颈，熟练的是这段时间反复操作的技巧，但好像也就只知道这些了，有点“黔驴技穷”的味道。这问题当然是长时间的工作输出导致思维过度了，有些人认为注重休息让身

体不那么疲惫就能恢复过来，但这样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回到工作上还是会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他们需要的是能提升新技能的新知刺激，需要的是一种保持学习的生活方式。思维无直观则空，思维就像一台蒸汽机，它能提供动力的关键在于有机油的供养，缺少机油，关掉都至少来得相对安全。

现在，我们可以说刚刚迈出了认识的第一步。但是，上面提到的感性是如何上升到理性，先验判断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综合能力是如何作用的等等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上面仅仅只是列出了孤岛般离散的概念定义。

康德随后引入了其他的概念来粘合它们：

外感官：通常意义上我们感知外部物体形状/大小/相互关系的器官，以“空间”认知形式而存在。

内感官：感知到变化，即以“时间”认知形式而存在，接受“继起”刺激。

知性：自己产生表象的能力，或则说认识的自发性，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

本源：理解世界能力的来源，心灵或则说先验能力的源头。

统觉：一种自我意识，能主动收集表象下的各种刺激，而统一形成一个目标对象的能力。

范畴：赋予一个判断中的各种不同表象以统一性的那同一个机能，也赋予一个直观中各种不同表象的单纯综合以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普遍表达方式。（类似一张布满绳结的渔网，每一个绳结也即是拥有统一表象某一个方面的机能）。

因果：一个关键范畴，某一自然法则只有因其拥有此范畴，才能被知性认识，我们这里才存在讨论它的可能。

同样，我们再来看看康德说了些什么：

一般杂多的联结决不能通过感官进到我们里面来，因而也不能同时一起被包含在感性直观的纯形式里；这种联结只能是一种知性行为，而且在一切表象之中，联结是唯一的一个不能通过客体给予，而只能由主体自己去完成的表象，因为它是主体的自动性的一个行动。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想象力的参与。

联结是杂多的综合统一的表象。

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联结并给予表象的杂多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来的能力，这一原理乃是整个人类知识中的至上原理。

经验的形成，包含两个极其不同性质的要素，一个是从感官来的，知识中的质料，一个是整理这个质料的某种形式，它来自纯粹直观和纯粹思维的内在根源。（这个形式就是作用于外感官的空间和作用于内感官的时间）。

范畴作为先天概念的客观有效性的根据将在于，经验按其思维形式只有通过范畴才有可能。（任何表象刺激只有落入规定的范畴，才能被知性收集）。

一切直观杂多都从属于统觉的本源-综合的统一的诸条件之下。

我们有一种作为人类心灵基本能力的纯粹想象力，这种能力为一切先天知识奠定了基础。借助于这种纯粹想象力，我们把一方面即直观杂多和另一方面即纯粹统觉的必然统一性条件联结起来了。这两个极端，即感性和知性，必须借助于想象力的这一先验机能而必然地发生关联；因为否则的话，感性虽然会出现

象，但却不会给出一种经验性知识的任何对象，因而不会给出任何经验。

(自然)法则并不实存于现象中，而只是相对于现象所依存的主体才实存的，如果这主体有知性的话。这正如同现象也不自在地实存，而只是相对同一个存在者而实存，如果它有感官的话。作为单纯的表象，它们除了结合能力所颁布的那种法则之外，决不服从任何结合的法则。（康德这个观点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不是我们的观念去符合对象，而是对象要符合我们的观念）。

我们再做一些推导：

没有因果律的事物是不能形成知识的。

知性可以获取直观的知识，而理性通常是作为范导性作用来完备知识体系。

物体杂多的表象[刺激]人的感官器官，被[感性]捕获，其中落入人类先验范畴的领域被[知性]通过想象力[统筹]而形成关于表象的对象，这些各方面的表象被知性[抽象]成各个领域的[概念]，然后这些概念通过[理性][归摄]为知识体系。

上面我们提到了康德一个“哥白尼似的革命”，他认为不是我们的观念去符合对象，而是对象要符合我们的观念，也就是说不符合我们观念的命中不了范畴，而成了“漏网之鱼”。多么唯心主义的味道啊！有意思的是，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其中一步骤是在加入观察者后，实验结果就变得很诡异，好像观察者会影响被观察的行为，这当然也就是这里提到的“主观决定客观”了。详细信息可以参看知乎一篇文章：双缝干涉实验的恐怖在哪里。

关于这种思想，尼采在<朝霞>中也有一段文字：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通向实在世界的小路，后门，捷径！我们这些蜘蛛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网上，而无论我们在这张网上捕获到什么，我们捕获的都只是那些我们这张网能够让我们捕获到的东西。”

在Disneyland's Galaxy's Edge有一个游乐项目叫：Star Wars Millennium Falcon Ride。游客坐在“千年隼号”里面，以第一视角然后借助屏幕的AR技术和船体震动，来感受星球大战中穿梭的那种紧张刺激，有兴趣的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的视角其实是固定的，所有刺激都是作为“客观”来适配“主观”。

到这里，康德关于“先验如何作用”的依赖概念已经铺好，现在终于可以开展解答“先验的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既然我们的“判断”行为只有分析和综合两种可能，康德首先给出了两条至上原理：

一切分析判断的至上原理：任何与一物相矛盾的谓词都不应归于该物这一原理就称之为矛盾原理。

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我们必须超出一个给予的概念以便把它和一个别的概念综合地加以比较，所以就需要一个第三者，只有在它里面两个概念的综合才能产生出来。[经验的可能性]就是赋予我们的一切先天知识以客观实在性的东西，而[经验]是基于诸现象的综合统一之上，并且每个对象都服从在[可能经验中]直观杂多的综合统一的必要条件。有了这种(经验连接的)关系，才等于有了第三者，因而它们在一个先天综合判断中拥有了客观有效性，这时，先天综合判断就是可能的。

任何经验性都意味着我们之后可以从中做出类似的预判，所以这才能使得我们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或则说规则，原理。经验给出了从属于这种带有必然性规则的实例。

随后康德展示了知性作为一切综合原理作用的四个方面：

直观的公理

知觉的预测

经验的类比

一般经验性思维的公设

其中，A1/A2作为直觉的确定性，称为数学性的原理；B1/B2作为推论的确定性，称为力学性的原理。

当我们尝试用概念定义去证明最基本的“公理”或则算式，比如：凭两条直线不能围住一个空间，因而不能有任何图形；两点之间只可能有一条直线； $1+1=2$...关于这些，最后我们只能求助于直观，以空间的形式来想象几何问题，以时间连续性的方式考虑递增问题。

只要我们被某一动物恐吓了一次，那么我们下次遇到这个动物甚至只要是这类动物我们都会有所防备；当我们看到一个足够可怕的怪物，通常都会不假思索地就尖叫（甚至都没有了跑开的意识）。这都是因为要么受挫的经验很早就埋下了警惕的意识，要么就是我们完全无法找到可以认识的经验(或则说是普遍经验中已经预示的不可能)来匹配面对的事物而产生恐惧。

康德在这里给出了关于知性的一个结论：

纯粹知性的一切原理都无非是经验可能性的先天原则，一切先天综合命题也都只是与经验的可能性相关，甚至这些命题的可能性本身都完全是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

不过，哲学弱于科学的一个方面是更多的讨论主观而非客观，所以缺少对某事一锤定音性质的结论。上面康德关于知性作用的说明，看上去有道理，但总感觉还是没有那么严谨。套用一句话：我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对，但是实在又拿不出证据。尼采也有调侃到：

现在终于是时候了，应该把这康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换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必须相信有这样一种判断？”，也就是要去理解，为了维护我们人类的本质，必须相信这种判断是真实的；因此，它当然仍可能属于错误判断！

这段话有意思的是，我们必须警惕一种主观偏见，就比如常有人说的：

他从怀疑这一切开始，到最后决定相信那一切。

如果说上面关于知性作用的阐述是揭示一个“秘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秘密”背后的推论。

知性永远也不能对它的一切先天原理，乃至对对它的一切概念作先验的运用，而只能作经验性的运用。在任何一条原理中一个概念的先验的运用都是这样一种运用，它与一般物以及自在之物本身相关，而经验性的运用则是当它仅仅与现象，亦即与一个可能经验的对象相关时的运用。

知性先天可以做到的无非只是对一般可能经验的形式作出预测，由于凡不是现象的东西，都不能是经验的对象，知性就永远不能跨越感性的限制，只有在感性中对象才被给予我们。

从此，康德给人类套上了“知识何以为知识”的“紧箍咒”。只有表象出来的能带来经验的才能叫做知识，任何不被验证的不能被观察的都不能看做是“真实的”。所以，现在每一枚诺贝尔科学奖章的确定也是依赖确凿的证据的。

即便是伟大的具有颠覆性的理论，在未被验证前都不会被考虑，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这样，人类认知的极限就暴露了：（原生）感官刺激可达的局限性，决定了直观方式下输入质料的有限，从而抑制了知性“恣意妄为”的可能。

作为“大自然主宰”的人类，我们怎能情愿受困于此。作为拥有“何以为主宰”的优势，理性！人类开始“作妖作法”，康德也自然进行了批判，先看看下面的一些插曲，然后我们接着说。

在生活中，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愚笨”的人，或则说某一类反应慢几拍的人。康德认为这种“愚笨”是由于“判断力”的缺乏。我们看一段关于“判断力”的论述：

如果把一般知性解释为规则的能力，那么判断力就是把事物归摄到规则之下的能力，也就是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某个给定的规则。普遍逻辑作为一种形式，抽掉了知识的一切内容，那么留给它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对概念，判断和推理中知识的单纯形式作出分析性的阐述，并由此建立起一切知性运用的形式规则。一旦普遍逻辑想要普遍地指出，我们应如何将某物归摄到这些规则之下，那么这件事就只能再通过一条规则来进行。但这条规则正因为它是一条规则，就再次要求对判断力作一个指导，虽然知性能用规则来进行教导和配备，但判断力却是一种特殊的才能，它不能被教导，而只能学习。虽然学习可以为一个受限的知性带来充分的，借自别人见解的规则，并仿佛是将之灌输给这知性；然而，正确运用这些规则的能力却必须是属于这个学习者自己的，任何为此目的而尝试给他定下来的规则缺了这种天赋都不能防止误用。

这里的“判断力”，也就是如何关联“对象”到“类”的能力，是一种能融汇贯通，举一反三的能力。有一点不太认同，这种能力虽然说先天因素重要，除去极端例子外，现代教育的进步应该还是能有足够的作为的。不过我们现在当然还是能看到一些不足为奇的现象：

有些人把书读死，读死书。

有些人有知识，但是缺少智慧。

关于时间作为“内感官”的作用形式，作为继起变化的感知，康德还认为时间作为中介也参与了范畴对表象对象的构建，所以时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且神秘的内容。

时间是什么？

在康德的基础上，我想象时间是纯粹主观的，而每个事物包括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时间。不管是北京时间还是格林威治时间这种人为“逻辑上”规定的，除了统一规范社会行为外，没有任何意义。时间的“物理”性质就是每个物体对自己本身变化的测量，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时间，也就是互相之间是不一样的。这样，我们可以尝试解释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不同年龄的人看上去面貌精神会差距很大？

为什么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去世的时候“年龄”都有长有短？

为什么在做梦的时候梦中场景的时间流逝远快于实际物理时间

为什么在通过高速训练，我们可以清晰辨别训练之前无法区分的高速下的行为

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猜想，由于时间是内在感知，所以不存在在当前完全认知保留下的时间倒流，乃至任何时间倒流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即便存在“时光穿梭”，那也是只能开向未来而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魔法。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未来穿越到现在的人；也能解释为什么没有看到过去穿越到现在的人。因为现在的我们还没到那个技术奇点，更何况我们的过去呢！

回到我们考察的目标物。我们给某物确定特性是因为物体表象刺激我们然后我们才能收集/统筹/思维抽象，然后以概念形式落地。我们看看如何对待一件事：比如这个事能不能做成？那个事要怎么做才可以？你说的这些事简直就是胡说！！形式上也常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判断题和问答题。（选择题自然也就是一个个选项的判断了）我们可以把事件泛化看成一个有边界的“物体”，任何一个和这件事有关联的其他事或则物，我们就当做这件事的一种联结，所以，事件越具体，越简单，这个边界就会越小；事件越抽象，越复杂，边界就越大。（严格来说，任何事件的边界可能都会到达无穷大，但是从我们对任何事的考查目的触发，越远的边界触碰到的知识对这个当前目的应该也是意义越小的，最后可以看成无影响而忽略不计）在这样的模型下，如何能更好地解决一件事就变成了如何更有效地获取更多的且有意义的联结信息，而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类似看成如何综合获取更多事件散发出来的表象了。这样，我们从“形而上学”的方式感知到任何一件事自身具备的“可完整性”，那么就存在把控住一件事的可能，所以我们常说：

我们需要的是能hold住这件事的人。

一个问题存在最优解。

关于如何利用事件发散出的“表象”(信息)来辅助我们优化决策，举几个例子：

互联网中通过用户数据收集现在已经完整地建立了“注册用户”的“人物画像”，应用在广告投放，兴趣推荐，行为预测，异常分析中都已经轻车熟路。

在电影“决战21点”中，提到了一个经典的“信息优势”应用：

[t]eacher: 三张门(a/b/c)，一张门后面有一辆车，另两张门后面都是一只羊，你如何能选择到那张背后有车的门？

[s]tudent: 随便选一个，比如a。

t: ok, 我们假设"上帝"知道每个门后面都是什么。这时候ta在另外两张没有被选择的门中，打开了一张背后是羊的门(b)，这时候，两张门关闭(a/c)，一张门打开(b)，请问你是否改变你的选择？

s: 第一次我选中的概率是33%，第二次会有50%的概率，所以无论我选择的哪张门，第二次我会选择另外一张。

t: right, 很多人以为在选定后，其他任何无关的动作都不会对我既定的选择有任何影响，或则他们也仅仅只是从心理考虑上会选择坚持。但新的信息加入，其实就改变了一些东西，因为这个信息的表达是建立在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真正关键的其他信息上（这个例子中隐藏的关键信息就是"上帝"总是会帮你过滤掉另一张门的干扰，这是一个有效信息）。

新买的相机锂电池通常有一个紧凑的电池匣完全包裹住。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区分电池电量是耗尽还是已经充满。当然这是有很多办法的，用电池面正反标识，在盒子上做标记等。我们看到这个锂电池盒内上下底面都正好都塞了一张泡沫薄膜，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如果两张膜分别放在上下底面，那就表示已经充满；如果将其全部放在一面，那就表示耗尽！这里我们充分利用了已有信息，在最小代价下达成了目标。利用榨干已有信息，也就是这个道理了。

以上的内容，我们讲述了认知过程是如何通过感性感官获得物体表象刺激，然后经过知性统筹构建目标对象，借由知性给出的概念以直观形式或则以经验的类比得到离散的知识，最后再以理性归摄入体系。知性只能对一般可能经验的形式产生作用的结论，严重将我们的认知可能性套栓在了地面上，我们即使奋力一跃，也只会很快回到坚实的地表。然而，从人类任何一段有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发现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想象力另一层面的利用，一种天马行空的幻想或则藉由已知进而推演出的可能存在的难以验证甚至无法验证的结论。前面我们讲述的认知过程最终流入了理性，现在我们考察的将是理性流出的“人类何以飞跃”的认知可能。

康德的认知升华

基于理性，人类有了幻想，编造，扭曲的能力，这一方面确实可以给贫瘠的认知土壤撒播奇幻的肥料，然后检验是否有“未知”的力量能助力我们更多的收成；另一方面，大自然中存在的这种“不可理喻”的神秘爆炸，在感性上摧古拉朽般冲垮了认知的堤防，而且在无力挽救般的寻找解释避难的困境下，惊动本性深处的“恐惧”，“野蛮”和“放纵”，这样，我们就一手创造了宗教，道义，世界起源等各种学说来尝试解释，归化和约束这类“超自然”；最后，在人山人海的交流冲突中，各种观念交缠扭曲在一起，每个时代的人赋予了这个时代的世界观，但为什么人类的历史一路走下来，有些观念是迂回发展的，我们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要学习古人，那中间的那些人干嘛去了呢？（你们看，我说的这段都有可能是绞尽脑汁编造的呢）

同样，我们先给出必要的概念定义：

超验：超越经验的，没有也无法用经验来论证实践的。

理念：事物本身完整性的蓝本，而任何具体事物表象出来的都只是对这蓝本的一种模仿，这些表象无限地趋近于蓝本，但永远达不到。理念比起范畴来还要更加远离客观实在性，因为不可能找到任何他们能够得以具体表现出来的经验。

理想：比理念显得还要更远离客观实在性的东西，群体的理念产生每一个所属群体类别的个体，而可能的那一类中的某一个最完善者，最神圣的存在，它作为一种个别之物，达到了其类别的完备性。

二律背反：把同一个考察判断从其两个对立面进行理性解释(通常是反证法)，单独每种解释都合理而综合起来又互为矛盾存在的现象。

世界概念：把所有那些只要是涉及到诸现象的综合中的绝对总体性的先验理念都称为世界概念。

这一部分，康德着力批判理性带来的各种幻相，他否定上帝存在和其相关的自然神学，讲述四类二律背反并给定只有在引入“自在之物”的条件下的这种无条件的存在才能融释这种矛盾；但更重要的是他在经验奠定知识的基础上，积极的给出了理性指导原则，任何经验的边界都不应该看成绝对的边界，保留了当我们向上回溯某事物出现的缘由时存在的更多的不同现象发生的可能，从而带给人类一种归于世界整体概念“形而上学”的宁静。

在这里，康德最大的贡献是给我们展现了“辩证法”，并以此来否定那些之前虚存的幻相。而这些幻相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时代都一个个血淋淋地在群众中冒出来。

观念

一些有意思的想法。

世界不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而是虚无和荒诞。

那些流行的，存在的，看似合理的，其实挖掘下去并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看似职位很高的人或者大部分眼里成功的人其实也只是运气好罢了，本身都是经不起真正的发问的，这就是荒诞。世界的另一面是虚无，反倒恰恰这种虚无的面对，一种积极方式就是接受虚无，抗争荒诞，虚无是本质，荒诞是现象，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区别只是你在荒诞的世界自身的权利能否填满你的欲望而已。

但是乐观主义不好么？那倒未必。有些人说把负面情绪丢掉，也许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保持好心情的方式，这可以说对于自身健康是有用的。那既然这样，如果一个悲观主义的人也可以保持好心情，那么这种观念也应该同样不是一件坏事。有用的东西和背后真相的东西不需要保持一致。

很多单词是灰色的，但是加上修饰后就显眼了。比如：(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平庸的)自由，(愚蠢的)乐观/(盲目的)乐观，(圈钱的)游戏/(艺术品般的)游戏，(法治的)民主/(美式)民主。主语一般是客观价值，修饰语就成了主观选择，价值不受争论影响，但是我们会给它们套上时代流行的观念。

贪婪，我们总是看成贬义的，因为我们总是不经意地将"贪婪"等价于"贪婪的"。

是否存在"正义的贪婪"，"高尚的贪婪"。。。？当贪婪行为的最终道德色彩被其他诸如关爱/救助/保护，或则无耻/愚蠢/腐烂等等状态修饰时，贪婪一词指向了哪里？

这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错误"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更本质地一个错误。比如说这个人"贪婪"，其实本质是想表明这个人"恶毒"。

对于每个自省的人，理应都看到自身的虚无。那我唯一的愿望就是：
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都生活得好。

我们时代的精神特征：

开智，刺激，蒙蔽

在一百年后的下个世纪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我们如今这些要求被遵守的东西是多么的幼稚，现在的一切几乎就只像一笔生意，又或则是一个家长对小孩子要求的无条件无缘由的遵守的权威；他们要个人自由，却抹去了自己的幸福，他们要幸福，却又网住了自己的个人自由。到那时候，他们会问，"这些人思想怎么会这么落后呢？"

哈哈哈哈哈，他们好像长大了一样？

相比较与心被腐蚀，脑更容易被蒙骗，这背后有一股鲜为人知的专制力。
看看那些打着"民主运动"旗帜的暴力动乱吧。

以赛亚-柏林说:

"有知识和无知识同样都会造成危害，一种解决方式就是掌握更多的知识。"

"知识通过揭示影响我行为的那些鲜为人知且不可掌控的力量，将我从其专制力下解放出来，这些力量若是被隐藏，被误读，其专制力将更大。"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对于这段话产生误读，然后买回来一堆"成功学"的参考书，以为里面可以挖出"成功的知识"，这简直就是屁话，这就是"有知识"的危害。

上面提到的"。。。更多的知识"，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可以类似想到: 更多的权利，以权利制衡权利；更高级的技术，以技术突破技术；更明白的人，以人替代人。。。一切都是比较，一切都是等级。

"。。。更多的知识"，以赛亚伯林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是他最核心的思想观念。

虽然他被冠以"多元主义"/"多样性"等代言人，但这种对多样性的追求并不是一个无端冒出的天马行空般确立的目标，而只能是在对更多知识的挖掘之后必然产生的东西。换句话说，多样性是被决定的表象，本质是足够多的知识呈现出的"必然冲突"。

那如何定义，什么是被关键的知识揭示出来的新的存在？甚至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先验的悲观结论，"多元冲突"客观并不存在，真正最后思考出来的其实都最终指向同一而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

摘录以赛亚伯林的三段话:

"世界上最大的错误，是把词语和概念混淆，又把概念和实物混淆。"(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哲学难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概念，词语，思想以及系统阐述和论证世界与自身的方式之间发生了某种特殊的冲突。"(现实感)

"当我们谈及那些大到难以抗拒的力量时，我们的意思不是已经碰上了一条'铁的规律'。我们想说的是，关于某种情况有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而只能大概地揣测，而且我们的意愿和掌握的手段也许并不足以有效地克服那些未知的因素，它们之所以危险，常常正是因为它们太难以分析。"(现实感)

应该警惕，有些理论看上去好像说明了一切，但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比如叔本华的意志论。

"精致"这个词，以前毗邻"高雅"，现在却越来越变得庸俗。

精致的生活，精致的知识，精致的回复，精致的幸福...

但奇怪的是"高雅"这个词却为什么没有走调？

我们喜欢纯粹的人，我们不喜欢极端的人。

难道纯粹不是极端吗？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观念，人们期望的，肯定的，称赞的并且秉承的那些观念，在最开始的时候确实就如它朴素般描写的那样，时间和人却最后改变了它并持续地改变着，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在这些改变着的观念中，很多人看到了一部分，很少人看到了另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留给了将来的人。

看书是一件很讲究的事。

1. 选一本好书
2. 书不可尽信

对于书中的内容，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他说的就是正是我想的，给予肯定从而加强信心；其次就是他说的我没想到的，给予知识从而加强信心；最差的是他说的是我思考过但是我绝不接受的，给予驳斥从而加强信心。

有些书看了不一定是好事，有些书看早了不一定是好事，有些书没看到一定不是好事。先生活，后思考，再阅读。

为什么要看书？

我觉得这是一场作弊。既然我们不具有天才们那般独有的世界，那我们只有通过模仿学习来抄他们的作业。

当我们看到一段话甚至只有一句话时，为什么每个人的理解会不一样？

我觉得，任何一句有意义或则有功效的话都是道出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又是由句中的诸多概念连接限定的，所以如果一句话中即便只有三个子概念/限定词，而每个人对每个子概念的理解又有程度区别，那么最终整体的理解差异就愈加层级放大了。

下面是我尝试答复的一个问题，"如何鉴别文艺青年？"。我尽可能做到用最少的字，阐述必要且不拖沓的内容：

基于一个人人都可以领会的领域：

拿来别人的东西。

加入真正自己的东西。

混合后，在自己和别人看来还是有些不一样而且舒服的东西。

这个人，就可以看作大众意义上的'文艺青年'。

而怎么把握或则说领会每一个子概念，那就是经验，经历，反思和贯通。

如果一本200页的书，书的观点一页纸就足够让人明白，那多余的199页有什么用？

我想到的唯一缘由就是一次一次一次地重复举例，证明，强调那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要看到重复，反刍的力量。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大段话里面找到最为概要精辟的那一句，而且那句话即便出现两次，三次。。。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把握住的。

"书店里的书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拿来阅读属于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是我之前的想法，后来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准确。

问题在于，我错误地假定了手头的书的价值偏离了自己的预期而把这本书归为垃圾，但实际上书的目标定位并不是由我来确定的。

有些书确实不适合在其中增进一些知识，整页整页的粗制滥造且无意义的内容，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的调侃娱乐性啊。所以如果你要消遣，你知道这本书就这么回事，那没问题。但这里往往出现的真正问题却是读者已经在目标读物的虚假宣传吹捧中无法分辨到底是否真的有他如此说的这么神奇的功能，而且在阅读过程中也丧失了那种独立决断的能力。

这里，第一个问题必然无法杜绝，所以我们只能多关注第二个问题。

那些一天到晚说自己孤独找不到人懂的人，那些标榜自己如思想家般孤立于世的人，要么就是愚蠢的，要么就是虚伪的。因为，他们要么就是不读书的人，要么就是读不进去书的人。

看书和攒钱竟然也会有这么一层类似的关系：

没钱的时候花钱很随意，反倒有了一笔可观的钱财的时候，花起钱来就有些吝啬了，总会想着如何少花些把那个存款数字再拔高一点点。

不爱看书的肯定是到现在也没读过几本书的，反倒是那些喜欢看书的必然是已经有一定的阅读量了。

当我们看书的时候，目的是了解一些知识吗？

这也不能完全否认，但我们读书最终只是为了肯定或则否定一些东西，从主观上肯定或则否定。

不过一定要当心，这种肯定和否定很有可能被人利用起来。

比如当你读一本写满废话的书时，你会觉得头头是道，书上说的正是你所想的。但其实这书只是专门写下你所想的，这样，你以为这书肯定了你，或则你肯定了这书，但实际上你却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反而浪费了时间。

我说的肯定不应该是一种表面上的肯定，而是经过思考后得出的一种肯定。

如果你(真正)思考过，你会从书中找到你要的东西；如果你没思考过，你也可以从书中找到你要的东西。

面对面说出废话，浪费了一个人的时间；如果你把这些话写下来，还装订成册出版，那么就是浪费了一群人的时间，还带劫财的那种。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种"真理"，更确切的说应该叫一种实践，关于"教你如何更好的生活"的绝对指南，那么我们必然是曾见过或曾被亲身教导过其中的很多教条的。但为什么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重复上演着这些教条完全可以规避的悲剧，糟心和痛苦，这来源于我们对这些教条的忽视，怀疑，否定以及遗忘。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做出一种判断来鉴别出那些应该保留的"指南"，我想这种肯定和否定就是读书的作用，确切的说，读对书的作用。

显而易见，要是真不幸拿起了一本"指北"的书，也不会没什么卵"用"的。

"懂得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

请明白，这里通告的是确实确实的道理，但是这确实也无法保证即便你明白后却仍然过不好["?!"]眼中的[[作为被抛于世界中的]一生，这并不矛盾。

人们常问，学哲学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说，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学哲学的作用就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学哲学你也无法绝对把握事物的真理，最多的收获也只可能是，能够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

哈哈哈哈哈。

能够独立思考难道不就是最本质的问题吗？

思维活动，是一种不顾结果和特定内容，而对任何偶然发生的或则故意吸引注意的东西都加以检视的习惯。

当然，你需要区分有用的思考和无用的思考，积极的思考和消极的思考，正确的思考和错误的思考。

如果把"思"作为哲学的作用和目的，我们应该再听听以赛亚伯林关于一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哲学的本质？(现实感)

"哲学问题不存在于基于观察归纳的经验科学领域，也不存在于基于抽象演绎的形式先验科学，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没有确定的技术。"

"哲学研究的困难不在于验证获得答案的手段的实际可行性，缺少资料或没有所需工具，而在于问题本身模糊不清，在于无法确定采取什么方法，怎么知道究竟去哪里找答案，怎么知道究竟如何着手找寻答案，连怎么才算是一个满意的答案都拿不准，更谈不上考虑什么是正确的答案了。"

比如这么一个传统问题：

数学是一种发明还是发现？

在上面我们把"思"的能力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但不幸的是，很多问题也是"思"带来。阿伦特有一句话，"No dangerous thought, thoughts itself is dangerous。"

任何思考产出都可以被用作手段，有人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我们却能看到很多科学产品/技术专利却是赤裸裸的有国界的，甚至在国家间被严格限制。

福柯也同样是看到了现代性的危险就在于任何现代性的一步"前进"，最后几乎都会和初衷偏离太多，以至于在某些角度来看，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差。现在的"进步"带来的是方便，却丢掉了安心。更大的讽刺是，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万恶"的资本主义竟然起源于清教徒们安心本分的"理性经营"。

背叛，是一种非常坏的行为。而有一种背叛是相对自己说的。我会把自己对一个人核心本质的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当做前者对后者的背叛。当我看走眼某人我总是会产生一种懊悔:真tmd的眼瞎。

另外，对事的理解程度却不应具有这种稳定性。

自由不一定就是好的，绝对的自由肯定是毁灭。有些邪恶思想，正是借以自由为名，不仅诱惑人性的恶，甚至于欺骗人性的善来满足底子里积压的欲望。"人多，声大，够凶"。

真正自由的深处，一定先存在着合理的"秩序"。

对待民主我们也要小心。看看美国和乌克兰的总统选举选出来的是什么人吧！我们要区分不同事情上是否都需要民主还是绝对的专制，比如：选举，教育，提议，执行，游戏，战争。

从古至今，人类骨子里都有一种"偶像的崇拜"。古代，男人，女人，牲畜被当做牺牲品献祭给诸神；现在，一个人的良知，公正，甚至其自身也同样作贱般当做碎屑扔到那些偶像草包的草堆下。

人为什么需要偶像？

1. 懒
 2. 模仿行为产生的责任感的逃脱，也还是懒
-

沉默，残忍，害怕是如何综合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
无能！

如何能学会真正的幽默？
我想，你先得学会沉默。

那些不背有沉默的"幽默"，就是现代盛行的哗众取宠和痴呆幼稚。

荣格："人所知多于旁人，就会孤寂。"
现在，人所埋头于毫无所知，亦会自称孤寂。

康德有一段对于"启蒙运动"的定义，摘录于下：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换句话说，不成熟的状态就是，在不经由别人的指导下，自己无法独立思考；而这里的"自己所加之于自己"，康德认为是"缺乏勇气与决心而去加以运用"，我倒认为，要么是蠢，要么是贱。

上段康德给出了其对于启蒙运动的定义，我们知道，启蒙运动的背景是反对宗教的理性探求，福柯在之后进一步指出了这个背景下隐藏更深的"事实"：

知识("真理")，是如何通过权力到达人类主体的。或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类主体如何进入真理的游戏之中。"

所以说，启蒙运动表面看似在于追求理性，获取知识；但其更关键的启示在于揭示判断何种知识成为可能以及

确定其成为合理性。

更进一步，宣告知识的权力如何得到表达？

以赛亚伯林在其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和<反潮流>中都提及了维柯在这方面的"独创"思想，其人文社会学说撕裂了当时传统的理性主义，历史成为了人的创造，权力作为一种手段，背后就是人意志的直接参与和创造。

但我们要警惕，所有对于历史的挖掘都是一种解释。

"也许事实并不依赖主观作用，但事实的选择和组合却会。"

如果"事实并不依赖主观作用，但事实的选择和组合却会。"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相信或则说推论出这么一句话，"对于那些论证和对抗的言辞，与其关注他们说了什么，更应该注意到他们没说什么"。

这里的这个推论形式很有意思，为了条理更清晰，我这里再次重复以上两句并做上标记：

1. 事实并不依赖主观作用，但事实的选择和组合却会。
2. 对于那些论证和对抗的言辞，与其关注他们说了什么，更应该注意到他们没说什么。

这两句话单独看都是有道理的表述，但为什么上面可以推论说，因为<1>所以<2>呢？

任意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抽象"的表达为什么可以被另一个同样"抽象"的表达支撑？如果这两句话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上下"关系呢？如果我们尝试说，因为<2>所以<1>，这明显的违和感错误感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上下的推论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为什么是<1>到<2>，而不是<2>到<1>。

在我看来，与其说<2>到<1>产生了违和感，倒不如说我们缺少了另一个可达的推论：

- 3. 我们不能只听一个人说的。

当我们要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一个人言说出了因为<2>所以<3>；而另一个人更进了一步，因为<2>所以<3>，而之所以<2>，又是因为<1>。这样，我们对比来看，是后者更深刻了，他说出了"新"的东西。

上面提到了基于意志创造历史的冲动，而后产生了相关的马克思历史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

上述两种哲学走到今天，既有支持也有反对。这里摘录一段<知识分子的鸦片>中的表述，只为警惕危险：

"...它(<资本论>等著作)并没有明确地说将在何时以及用何种方式导致社会主义，它仅仅局限于描述一种局势，而人的行动就是力图把一种任何客观规律均无法强加或则排除的结局强加给这一局势。这种理论用'命运'之类的术语表达了'意志'在命运之神的支持下会实现奇迹般的或则恶魔般的成果....他们不可抗拒地力图通过法令去实现那些依据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說法本来应该自动完成的任务。"

认知的过程就是一个把混沌掰开的过程。将我们面对的事物"肢解"尽可能多的有意义有所指的概念，领悟到其中闪烁着的里里外外的表象。一个人能从考察对象中分离出越多的新的概念，就确切的表明对其更深刻的理解认知。

也许，终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回归到"整体性"，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这就像大部分的人生，能看到了开始和结

局，但是理不清中间的繁乱。

当我们在一句话中加入一些补集的或全集修饰词，使得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一句废话。那这个行为有意义吗？比如下面两句的对比：

"悲剧就是基于一种缺失。"

"悲剧就是基于一种可避免的或无从避免的缺失。"

我借以赛亚·柏林的一句话来说明：

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解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则说夸大。

这可能也和海德格尔式的定义有关：

定向

"公正"和"平等"经常错误地拿来混用，两者比较，我相信公正比平等会更重要一些。

缺少平等的公正会带来一些固话的问题，所以我们撮合平等和公正的公式可以调整下：

(恰当的)平等 \sim 公正 + 同情

这样，我们好像可以用左边的一个词来代替右边的两个，但当我们只说出"平等"的时候，真的会想到"公正"和"同情"吗？

瞎子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看不清路，而是看不到方向，在失去方向后每走的一步都是倒退。

这是有一次在街道上看到一个盲人被撞倒后，表现出来的事实。

我怎么看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弄一个比喻，一副生命之画，唯物研究的是画布和颜料，唯心研究的是画卷要表达的意义。

Q: 是不是一个比另一个更高级

A: 是的，唯心主义高级

Q: 是不是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

A: 不是，同样重要(如果一定要排序，我选唯物主义)。科学基础决定哲学高度。我们习惯痴迷于"超验"思想的疯狂，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主宰"。唯心主义适合打开一张门，而唯物主义适合关上它。

当我们谈到唯心唯物的时候，有些半吊子唯心主义者会轻视一切物质内容，满脑子的精神形式。

我觉得即便是唯心主义者也应该正视物质基础，因为他们会从这些物质中发掘太多的美好。

这个过程正是唯心进程的核心。

为什么我会说唯物主义更重要？

狂热的唯心主义是极度危险的，看看历史和现代刺激下的非理性现象就知道了。唯物主义可以看到实在的进步，任何猜测无论是被证实还是被推翻，任何公理无论是被加强还是被重塑，都是实实在在一点一滴的进步。唯物主义带给我们的就像时间性那样，是一条单向直线运动，这毕竟总是增长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我听到音乐，看到画图，或则敲打地板的时候，这些客观的刺激会让我能想到一些东西，很多唯心主义的想法不就是这么来的么。也许一个人不需要外部刺激他通过静思也可以产出这些观念，但是在他静思前，体验到的外部刺激可能就已经进入到他的潜意识里面去了。

这里肯定有人会说，你能被刺激还是因为你有"心"啊，你石头给我刺激一个想法出来看看！所以，我还是重申一句话：唯心高级，唯物重要。

人离不开物质，但人的一切感觉都必然是直接基于精神的，物质是作为重要的手段而不是目作用。所以，有的人拜金，有的人清廉，他们的关键区别在于物质与其内心精神作用的阈值高低不同。有的人很难满足，有的人知足，这些都是精神问题，是他们心里的标准不同。

有时候看到一些关于猫狗救助的视频，明显能感到其他动物对于痛苦的感知远不及人类。我们对于痛苦深度的感知并不是受限于当下的疼痛，而是对事情可预知结局的害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强大的想象力又狠狠地添油加醋了一把。

小学中学我们经常被要求背诵一些名人名句，格言墓志铭什么。现在，相比较这么离散的只言片语，我更喜欢看看这个"名人"的思想，那贯穿始终的生活态度。我更喜欢的是这个"人"，而不是某件事，那么几句话。这是丰富和浅薄的区别。

有些说法有问题，并不是说问题指明的方向或则其相反的方向谁对谁错，而是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没有那么深刻。这不是或左或右的问题，而是上与下的问题。

在我们学习"名人"的思想同时，希望大家更要考察他们的思维。相对而言，思想终究是死的，是有边界的，也许可以的到后世的扩充，但是思想讲究的自身领域的核心观念；思维就是活的，是可以重复套用在其他领域的工具，讲究的是普世的方法论。比如，批判思维，辩证思维，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不要重复造轮子!"

"你这个轮子尽管可以转起来，但是带不动任何有用的东西！"

有些人遇到打击张口就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觉得这句话只说对了很小一部分。

任何发生在当下的事必然已经被接受，我们既能看到存在比这更好的，也能存在比这更差的，所以相比较于对当下事的好坏判定，更关键的在于我们在这之后能做什么。我相信，只有在当下的事的基础上往"期望(应该)的

方向"去做额外的一些事，我们才可以回过头来把当下的这件事看待为还那么不错的一次安排。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一切都能有更好的安排。"

吸引和排斥，可以看成世界的一大核心规律。

这就是为什么，每种思想都能找到附庸的人，每个龌龊的人都能找到同伴，任何人吸引的总是那些所受教育和思想能力于此思想吻合的大众。所以无论是赤裸血腥的"真理"还是愚昧自慰的谎言都会有人拥护。

这样，他们互称对方为"傻逼"。

"RAP嘻哈"音乐是我最不感冒的音乐，我们来分两方面看：

嘻哈人：大家一起互相diss，然后看谁最会吹牛皮？

嘻哈作品：这最多只能说是一个成品，而基本不会考虑为艺术品的东西。

我们来比较下嘻哈和乐器演奏。

1. 嘻哈最讲究的"freestyle"，也许正是由于其难度，所以作为一项"智力挑战"各位选手乐此不疲。这方面，乐器演奏恰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相信任何一位"及格"的不管是鼓手，贝斯，吉他还是键盘，都是信手拈来而且更甚画龙点睛，至于没摸过乐器的朋友们去看看现场live也是可以感受一二。"简单和自然，是文化的最高和最终目的。"
2. 嘻哈作品可复用程度低，一个桥段用到另一首里面不太合适这样做有时候反倒还会被"黑"，而乐器表现多见各种互相借鉴，这是一种多元化的前提。
3. 我们对于一首嘻哈作品的理解不会有太多的歧义，可想象程度低，但器乐作品给人的感觉是更容易放飞自我的。嘻哈基于一种后天逻辑语言理解基础上的输出和输入，逻辑语言的局限性是绕不开的一个问题。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嘻哈给人的是一座山，乐器给人的是一片海。

这里说的是绝大多数大多数情况。

在各种live表演中，鼓，吉他，贝斯等走入即兴后即便走了很远，最后竟然能同时回到另一个groove的起调。这表明人(尤其是自信且能力优秀的)是首先都有共识基调的，优秀的艺术创作既不会越过边界，也能在其内尽可能做好丰满的填充。

充盈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只要你感受过livehouse中振聋发聩的音墙，在那种皮肤每一寸都被包裹的刺激下。纯粹的力量。

你还可以注视下巴黎圣母院的玫瑰花窗。

绘画和摄影中的留白，是不是一种充盈？

大家通常都认为听歌是一个感性的过程，不需要理性的参与。但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为什么在心态失衡爆炸的时候喜欢听带人声的口水歌，而安静下来的时候更偏向于djent等前卫风格？"

为什么都是在高强度声响下，低音给人的感觉是地板(脚)要震开，而高音是耳膜(大脑)要击穿？

这其实就是个频率问题，那我们换个问法：为什么频率低/频率高会给人刺激的部位不一样？

自然科学肯定能给出一种解释。但是我们这里形而上一下：

低音是世界基音，可引起更稳态的物质(比如无机物)共振；而高音被赋予了更多的能量，所以更容易与高级复杂的物质反应。(叔本华)

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把人的原始冲动作为基础低音，它们不是旋律，但是，它们是那种可以使旋律获得深度和力量的东西。（维特根斯坦）

关于节奏和旋律，我觉得节奏更有自然绝对真理的味道，而旋律则是被赋予了相对价值倾向。

如果随机给我们一段正拍或则反拍的节奏，我们是无法分辨的，但是加上了旋律就很容易了。

我相信任何一位带双踩的鼓手，如果能做到在160bpm下的16分/24分(6连音)/32分切换，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做到随性地删减其中某几个音符，那么必然在行进过程中内心欣喜的。

如果那些乐手都到了80岁，我觉得负责旋律的比负责节奏的会更显得"仍然可用"一些。

一个二流的鼓手在底鼓上总是控制不住会多踩很多下的，而一般人好像也完全能接受底鼓的这种密集程度。

这是为什么？

不同的音乐作品之间有绝对高级低级之分吗？我们可以判定某一首歌一定比另一首优秀吗？

我不喜欢那些自嗨低级趣味的歌的人。

80/90年代的rock/jazz旋律单一，鼓点平缓而且缺少变化；而古典哲学自创部分都是论点单一，继承部分几乎就是延续一条主线走到底了。

然后看看现代流行的音乐风格，比如djent/progressive/fusion；还有现代哲学的论述方式，比如汉娜.阿伦特/以赛亚.柏林的著书，你会发现一个相似的现象，那就是现代存在的融合和复杂性。

我们相对于前人最大的优势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整个时代都是作为我们可以(选择)阅读的历史存在的，世界提供给我们的视野材料比他们经历的多得多。这种复杂性是不得不发展起来的。甚至于，我们如何看待前人相似于未来的人如何看待我们。

现在我们提倡的简洁，这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假象。世界的"最"深本质是复杂的，我们能简单公式来推导验证的，我们称之为正确的仅仅只是限于我们观察角度和方式的局限性，就像物体质量公式，爱因斯坦在传统维度引入速度因子后，我们能说的是这个更加完善了，但是不是还有其他因子而堆叠起更完备复杂的呢？

当我阅读并惊喜于以赛亚.柏林，汉娜.阿伦特等西方思想家的著述时，再环顾看看现在西方国家衰落的文明，如果伟大的思想不能带进现实或则只是昙花一现，那这里面肯定会有更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容易成为曾经辉煌的国家一厢情愿而视而不见。

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开篇提到: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

信仰，神话，权威，偏见，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甚至-"真理"，这些都是同义反复。

搞艺术的人最喜欢自欺欺人。我最看不起那些没有过硬的技术实力，然后张口闭口谈情怀和氛围的。"搞艺术讲究的不是技术而是情绪表达。"这句话简直就是屡试不爽的挡箭牌。我很怀疑他们是不是选择性过滤掉了前面几个字而只看到了最后几个字，我很难想象出没有技术追求的人能表达出什么感情？自闭，懦弱和放弃吗？如果稍微有点技术追求那何以又搞得如此稀烂！

历史上，曾有一个哲学家这样严肃批评了同时代的另一个音乐家：

"在他的艺术中，以最诱人的方式混合了今天人人都极为必须的东西，那就是衰竭者的三大兴奋剂，即残忍，做作和痴呆。他的音乐是病态的，是败坏的，这种音乐有着一个群体的'精美'，而不是某个个人的精美。"

一百多年过去了，看看现在的音乐，好的没学到，坏的倒是学了一堆。套用一句"流行"话：没有能唱出来的那种命，却得了一身演得拙的病。

我们总是抱怨人家的电影好，自己的电影差，我看本质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认真。

看看我们的样子：嘻嘻哈哈，弄虚作假，投机取巧。

"严肃"，这是<维特根斯坦传>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词。

然而群氓和常人都说: why so serious?

"why so serious?"给他们带去了多少放纵的力量。

现在国内的电影就是一种倒退，对比看看80/90年代的作品，现在缺的是技术吗？缺的是资金吗？

缺的是精神！不管的画面内角色塑造的精神，还是画面外演员自身的精神。无论故事的地步，过程，和结果，都充斥着"做作"和"痴呆"。

更可怕的是，电影已经不是以作品好坏说话了，而是以商业票房为唯一标准。人们常说，"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现在看来不用了，你哼一声就好，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则: 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成功的装饰物"。

很久很久以前我曾想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播放器上的播放/暂停按钮，到底表示当前是播放/暂停(状态)，还是点击按下才是(动作)？

我觉得，如果界面只有一个按钮的情况下，那就应该使用"状态"来表示，但是由于存在多个其他按钮并列出现的

情况(播放器不可能同时存在多个状态下既是播放, 又是快进), 所以在这样的场景下, 我们就应该使用"动作"来表示了。

可以看到, 现在的音乐APP都是使用的这种方式。

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是不彻底的, 我们仍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当前的播放器状态是什么?

当播放/暂停按钮位置的图标显示为暂停时, 根据我们之前的设定, 我们知道现在的状态是: 歌曲播放状态, 按钮点击后切换变成暂停状态。我们知道这些信息其实只是由于我们享受了播放/暂停按钮有且只有两个状态的正反互斥性, 如果我们能将播放切细为正常速度/减速50%/增速50%, 那么加上暂停, 我们现在就有了四种"可播放状态", 以动作点击暗示的方式显然是行不通了。这时候我们就遭遇了进退两难的情况: 既不能使用"状态"来表示, 也无法合理地使用"动作"来暗示。

我能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拆分, 必然有一个可以提供"播放状态"提示的地方然后其他地方提供"动作"暗示的按钮。

不完美的解决方案在享受了部分隐藏红利后可以将问题当前"完美"地解决, 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这是有一天睡觉前想到的一个自我实现的思想实验:

10个人依次面对一个外星人的请求: "你必须帮助我做这个位置, 要不然如果我登上去后就必然把你消灭, 这群人中只要一半人同意就可以通过"。通过人性博弈, 每个人都会做出最有利自己的决定, 这样这个请求必然通过, 这样, 外星人的提议就等于空手套白狼的方式作为自我实现了。那如何破局呢?

需要出现那种无畏的人, 对于自己有可能的坏处, 也会期望一种更高的存在, 那就是直接面对, 这样, 他们就会拒绝这个提议。在这样的结果下, 我们再退一步, 既然对于我们是坏的选项都能接受, 那么那种不好不坏的选择呢? 所以, 我们对那种莫名的请求直接拒绝将会是一种无畏的行为。

(也许, 这会造成社会的冷漠, 如何调和做别人的自己和做自己的自己?)

做梦是一件很有益处的事情。在梦中你做出了本能的选择, 梦醒后你再想想, 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成熟些。在这种意义上, 可以把做梦看做被给予的第二条生命。

有两个关于梦的问题我不能理解:

1. 梦中的场景是如何表现连续的?
 2. 梦中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样子, 或则说找不到一面镜子? (甚至是没有这种寻找的动力)
-

我很怀疑梦中的因果关系是倒置的, 比如当你因为各种情况熟悉并且习惯于讲述或则回答某类问题时, 你会在梦中先提出这个问题或则牵出引子, 然后再顺其自然地作答。

曼德拉是南非黑人的"上帝", 但却成了南非白人的"魔鬼"。

曼德拉是南非荣耀的"奠基人", 但却很可能是南非生活的"掘墓人"。

这就是一种荒诞。

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在<暴力.思无所限>这本书的第四章发现了对这种荒诞的预见：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享乐主义心态"，伪善以及犬儒主义。后殖民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对解放斗争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解放并非突如其来地发生，而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事实上，它的时间性远远超过了"正式的"独立。

解放斗争被背叛了，原因就在于，它无法积极地在一个新的国家里把所有的人民包含进来(比如后南非时代的白人)。

起初，被殖民者寻求复仇。。。充满嫉妒的目光。。。梦想着占有。。。被殖民者梦想着取代殖民者。独立之后，殖民心态继续存在。民族领导人会受到巨大的诱惑，进而要效仿殖民地开拓者的某些最坏的实践。

所有事情都可能变坏与遭遇背叛，一切事物都概莫能外。

在读到这本书后，我有些怀疑，荒诞主义是不是只是一个借口，一个无法说清缘由而笼统略过去的模糊概念。

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了，荒诞主义的本质确实是通过下行具体的概念来释义的，那就是：

1. 主观的偏见
2. 客观的偶然性

其中，主观的偏见是导致荒诞主义表现的主因。

想想看，当你相信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的黏的任何"狗屁"都香而上当受骗的时候；当你看到某一个国家可能因为经济/艺术/文化/科技的发达而相信什么都美，却被那撇脚幼稚的政治主张而逗得哭笑不得的时候；甚至是当你嘲笑那如此反复不知疲倦的搬运石头的"西西弗斯"的时候，这些哪个不是由于你的先入主观而导致的片面认识。除了那种强加于意志上的符合某种更深动机的主观臆断的偏见外，还有一种偏见是潜意识的，这种偏见就像盲人摸象，自己只要"看到"了丁点什么，这个考察对象就仿佛是什么了。

客观的偶然性加速了这种偏见。

美剧"切尔诺贝利"中有两段有意思的台词：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它会被错当成真相，真正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会再无法分辨出真相。到时我们要怎么办，只能抛弃追寻真相的希望，而满足于编造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们不关心英雄是谁，只想知道，该责备谁。"

"我们的秘密和谎言，它们几乎定义了我们。当事与愿违，我们用谎言编织谎言，直到我们忘记真相的存在，可真相就在那里。我们每撒一个谎，就欠真理一条债，而这债，迟早是要还的。"

尼采坚定地肯定行为本身，评判事情价值除了前置动机和后置结果来决定外，事情发生的过程自身就是一种价值。

信仰，总是一部分人给出自己行动的理由，我觉得不如说胆大才能成事，这只是一种坚持的力量的象征化。

尼采揭示了人类对于受苦如何得以忍耐，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了更高的意义或价值。人所无法忍受的不是受苦，而是毫无意义的受苦，是痛苦的无意义性而不是痛苦本身构成了长期压抑人类的灾难，任何一种意义都强似毫无意义。

这个观点给予了人类对抗虚无主义的力量，而不幸的是人类得以借此通过理性创造幻相，比如扭曲的宗教教义。

叔本华有一个类似观点，那就是任何看似不成立的动机后面总隐藏着一个更深的动机。

一个有教导目的性的陈述句我通常会将其归为三个层次：

有道理，说的好，有意义。

有道理的话通常都是废话，人尽皆知的道理。

说的好，加入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一定程度上有别与其他人，能提供一种方向思考的可能。

有意义，正面方向促进作用的指导，有可实施执行的目标。

那种常见的"说的好，但是这毫无意义"，这就是说和大方向不匹配，不太存在解决问题的可能，但是至少不是人云亦云。

看书和不看书的人，我能发现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听到一件事情时的应激反应。

不看书的人会将事情表象的观念应用到几乎全部人上面；看书的人知道那些观念适用的对象都只是一小部分人。

不看书的人每次拿到一个观念就把之前的冲突的观念丢弃，不能融合；看书的人会接受任何一个只要有道理的观念，即便会与已经接受东西的冲突，他们知道这些都只是整个可能存在中的一种，他们知道积累分析共存。

不看书的人以偏概全；看书的人懂得判断区分"幸存者偏差"。

比如这样两个冲突的但都能找到实例支撑的论断：

优秀的人从小就优秀了；优秀的人都是经历了蜕变的。

网络上最多的两类人：

喷子和舔狗。

为什么会有喷子？无能。

为什么会有舔狗？还是无能。

舔狗远比喷子更危险。

对喷喷子会暴露你已有的恶，信舔狗的话却很容易滋生新的恶，那些舔狗们无法达成却喜闻乐见的恶。

这种危险的发生更在于，喷子显而易见；舔狗容易被视而不见。

我们描述一类事物，通常都喜欢从形式和内容来概述。

我觉得，形式决定层级(或则说上限)，内容决定层级跨越的可能。但这里有个问题是，这种不同形式之间的差异是否确实可以说存在明显的优劣？形式之间是否确实可以统一化为某原子技术程度的差异？比如油画和素描，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鄙视链么？还是这两种其实都是基于纸画形式的不同内容，而某种却更易形成新概念的创作？

在路过大型商场宣传外墙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品牌的广告文案，这些广告通常并不是一般的正正方方，而是并排着的长条形，在凑齐五六栏后，整体看上去就有点高大上了。我们的感觉是基于是因为这些广告的内容呢，还是这些并不常见的并被放大的长条形式？

换句话说，形式和内容谁是主宰。

我会将摄影作品归类为四类：

1. 无病呻吟，比如那种面无表情的摆拍，闭眼赏花的这种
2. 到此一游，平常的内容记录
3. 讲故事
4. 一种理念，解构

除了1以外，2/3/4类别之间不应该存在谁对谁的鄙视，通常我们评价不错的照片属于第3类。我们之所以重视纪实摄影，除了明显由于拍摄者眼光和味道而使得照片带有韵味外，另一种更普遍的评价方式就是估量这张成片其作者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深入到多危险的地方，从多黑暗的环境中摸索，在一个兴奋点上构建了多少个角度。现代大量那种毫无生命的照片，浪费时间，浪费电，对于那些缺少判断力的不幸意外看到的人，还可能潜在地拉低了其鉴赏水平。

定焦距从50mm走到35mm，现在为什么又流行起40mm？

如果照片拍出来是给别人看的，而别人的眼光都是出了问题的，那一张"好照片"是什么？

关于社交点赞行为，可以看出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选择与其说是对事，不如说是对人。而任何一本书，说人的自然是说人，说事的最后也只会落到那么个人头上。

尼采：无论在何处，道德价值的标签总是先贴在人身上，后来才引申开去，贴在行为上。

但这种对人不对事，也危险地极有可能扭曲发展成一种假象，如福柯所谈的，这时候我们关注的不会是事物自身的情况，事物的本质或则说"真相"。而成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话的人跳过面前的事物而直接扑在了其目标听众上，成为了一种"说服"或则信仰。

愚昧的教育能不能冠以教育？为了某种"好意"而掩盖真相的表现是不是更大的"恶意"，或则说是对这种"好意"愚蠢的曲解？比如说，对于青少年游戏中"和谐"的处理方式，被枪击中不流血而只是发光，某人被打死"不是倒地却是变成一个战利箱。这种反经验的结果会不会导致现实中爆发的麻木？

当代教育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只能看到好的，而直接否定坏的。那些否定的，消极的，如果是真实存在的，或者说有"预言"性质的，那无视的行为就是愚蠢。

现在人很容易直接把看到坏与染上坏看成一回事，但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一方面这直接就是愚蠢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人为强制的回避更给这种"等同"蒙上了一层模糊且恐怖的"必然性"。

最坏的情况就是，确实存在这种必然，如果那种坏与恶更趋于人性。从历史来看，不少坏与恶的显现确实造成了破坏，但是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也缓和而出现新的更包容更具有理解性的价值，或则说行的文明。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没人敢担负这个责任，没人敢承担这份风险，这个也就只能一拖再拖。或则说，更深的问题就是，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人们还太蠢，太愚昧，这还完全"不合时宜"。

同一个实际问题的好坏两种提问方式：

坏问题：

为什么街霸在国外比拳皇流行？

好问题：

为什么拳皇在国内比街霸流行？

坏问题：

道德是不是非理性的？

好问题：

理性是不是非道德的？

(尼采-朝霞，这个至少在他的角度是这么看的)

坏问题：

为什么美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

好问题：

为什么丑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减少？

坏问题：

国家的权利应该是归属人民，政党还是某一个统治者？

好问题：

如何建立一个制度，使得即便是有问题的领导者也不至于造成过多的破坏？

坏问题：

为什么我们把欧美国家称为西方国家？

好问题：

为什么欧美国家把我们称为东方国家？

有一段时间人们提议把"电子竞技"加入体育竞技类，我们来对比看看体育竞技和"电子竞技"

- 需要严格的锻炼 vs 不需要严格的锻炼甚至不需要锻炼
- 个人优势通常都是建立在绝对优势上 vs 临场随机发挥
- 兴奋剂管控的公平竞技精神 vs 几乎没有一局不能排除菠菜局
- 选手天赋优势几乎无法超越，从小选拔 vs 一群现实中几乎被废弃到只有孤注一掷做出这样选择的人
- 刷新极限记录 vs 和数据设计师斗？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称赞的那么多的艺术家，搞雕塑的，搞绘画的，搞音乐的，甚至是那些堆雪人的，而我们现代的电子游戏中那些表现突出的为什么却很难向艺术范畴靠拢？

是历史时间性的积累不够深厚吗，还是地域受众不够广泛，若把玩音乐也当作一种游戏的话。

显然的是，我们是给出很多理由的。我也就给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一种上升的理解力"。

现实世界的"游戏"具有时代性，这也就表明了每个时代具有的理解力；而任何一款电子游戏都只是一件已经被理解而后再包装的作品。按这个推论，我们可以发现，做电子游戏的人是可以看作艺术家的，而玩游戏的人却不可以。

艺术回归理解力，甚至说，一切都回归理性，这观点其实挺危险的。

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日本文化中那种过分的客气觉得很虚伪。保持一定距离，难用心交流的社会现象虽不能说是一种"真诚"的文化，但这毕竟也算"友好"的打交道的方式了，总不能瞅一眼就怼上了吧。这里也许是丢失了"个人的道德"，但却获得了"社会的道德"。

所以适度保持距离，保持礼貌这也许也可以看做"文明"的处事方式了。

尼采：伪善并非善人的变质，很大程度上倒不如说是一切行善的条件。

有一天我路过一个正在打扫的环卫站，由于气味实在刺鼻，所以我屏住呼吸，装作若无其事般地快步走过。后来我发觉这是一件典型的自欺欺人的行为。

关于欺人，如果正在打扫的人没有注意到我，我可能会绕道或则捂住鼻子，但出于道德因素，我还是选择了假装不在意。这必然是一种对他的欺骗。

关于自欺，本能的逃避最终被道德上的动机抢占，这种非自主意愿的行为自然也是一种自欺。

这件事就成了自觉的欺人和不自觉的自欺的混合。在道德行为中，很多都是对这种自欺欺人的事实的积极掩盖，人并不是作为"大写的那个人"(作为属于他自己的那个人)，而是作为"小写的那个人"(作为属于别人的那个人)。

所以道德追求的并不是真实性，而是一种关系。

为什么会有善意的谎言？

但如果没有这种道德性，我们又会变成什么？

我们是怎么看待一个东西是美的还是丑的？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里给出一种很严肃的解释：

一切美丑都是主观的，所以不存在客观的美丑，这里的关键，即"审"美。对于动物，"美"就是情感。

我们的美丑感觉可以分两部分：一方面被动接受"被审物"自身散发出来的给予我们感官的刺激；另一方面主动从我们自身的"想象力"出发，去包裹"被审物"，去扩展其"内涵"辐射的边界。所以，我们作为类群体的认知共性，我们会对美得出奇和丑得特别有较为一致的判定，但作为类个体，天赋，文化，经验，动机的差异会导致我们对中间部分给出千奇百怪的评价。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需要对对方的选择给予尊重，特别是当遇到杠精的时候。

然而，这也给了绝对权力行使暴力的辩护。我不知道这应该看成是危险还是幸运。

关于如何审美问题，我很喜欢李泽厚老师提出的的美感双螺旋观念，即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 感知
- 理解
- 想象
- 情绪

我再用通俗的话转译一遍就是：

- 敏感
- 智商
- 更多的可能性
- 人性

但我觉得李泽厚老师还差一步解释为什么是这四个方面(也许是我未理解或还未读到)，这四个方面确实可以work，但是why？

这就类似于，叔本华在其著述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意志作为最核心的动机主宰着一切活动，然后他从各个方面举例归纳来论述这个观点，但却仍没有走到演绎解释这个观点的那一步。

但是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体系中给出了一种解释：

一切欲望和意志的作为，都是为了回避最后的终结。而世界的最根基就是向死而生。(看看，这比"世界就是意志"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是走得更坚定)

现代社会的自由给予了每个人审美的权利。

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说出点什么，我们可以给这个行为加上点颜色，贫瘠的审美，抄袭的审美，信口开河的审美，颠倒是非的审美。。。

卢梭在爱弥儿中有这么一段话："。。。才能，就能养成一种审美的能力；有了审美的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

而且，也正式因为这种广泛的"审美"现象存在，我们才需要更加警惕。

关于艺术联系到道德性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解释出很多理由，所以这里就不解释了。我们给出一帧画面：

youtube: empty street of new york|sohu and little italy

timeline: 00 : 07 : 05

关于艺术的无目的性已经被讲烂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没讲透彻。

更深一点，在无目的下潜藏的无责任，导致了自由从而产生美感。这是从事物的目的性转到人的责任性。

上述命题可能会产生很多不适推论，所以请勿断章取义。下面是一些补充说明：

自由并不只会产生美，其必定也会产生恶；无责任可以产生美，肩负责任同样也可以产生美。。。

无目的创造美，这种说辞也许是对的。但这只会是走了九十九步之后再迈出的最后一步。目的模糊，决断犹豫，你就压根连迈出这最后一步的机会都没有。

做个凡是目的明确的人没什么不好，至于那些念叨着没啥目的的人，多半不是虚伪，就是自身麻痹。

先有艺术还是先有审美？

在福柯看来，艺术等同于存在之物，审美等同于语言。"语言，它的每一个词语，指向先于它存在的内容。"所以，在他看来，是先有艺术。

但我觉得福柯只说对了一半，对于另一半的人造物，专业术语就可能先于造物出现。那么是否，在这里非自然界，审美就先于艺术？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这个过程能叫审美吗？

我相信，艺术本技术，只有技术娴熟到一定程度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

所以，矛盾的是，在现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绝对)粗糙的工艺品，或则精神文艺作品被很多人看为"艺术品"，而这些东西的技术含量也不过"小学"水平。很容易理解这种现象，无脑粉丝的追捧或则是隐藏在其他更深目的下的狡诈手段，甚至即便完美避开了这两种非客观因素，也由于审美问题--纯粹的主体心理活动--最后也看不出个高下。

如果以为艺术就是目的，艺术就是最高成就，那你就错了。艺术之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理性。

看看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只不过都是一些过度粉刷甚至是毫无品味的人，对于那些只应付于表面"艺术"的人，也许他们会被消费者举起来贴上艺术家的美名，但我会多加一个修饰词，半身不遂的艺术家。只有那些以艺术为桥而更理解世界的人，我才会给与肯定。

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家"都半身不遂了呢？

我读到尼采在<朝霞>中写的这一段：

"。。。然而，面对精神上的疾病和痛苦，人们却惯于求助于麻醉手段，例如求助于艺术，从而既害了自己也害了艺术。你们难道没有察觉，当你们作为病人求助于艺术时，你们使艺术家也生病了？"

换用阿伦特的话来说："荒漠生活的人的逃离把这里维系生命活力的源泉也糟蹋了。"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AI来充当小说，新闻，段子的编撰角色，这个过程并在不断的完善改进中。在AI出品的这些文字里，除了故事的真实性外，这样的"作品"还缺少什么？

在现行的艺术中，我们关注的并不是现实性而是那些视角主义下的价值，感情和表现形式。在这样的尺度下，AI的创作是否也可以当做一种艺术，或则反过来说，艺术概念的虚假性在AI的出场下终于暴露了？

当各种表演方式以夸张的手段为乐，并还坚称这是一种必要的艺术形式时，对于这些人，我看到的只有业务能力上的贫瘠和个人品性上的谎话连篇。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音乐，绘画，雕塑是可以成就美的；为什么长久流传下来的我们会当做经典的？

因为，时间性。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从而拉开了普遍可及的距离。

各个综艺比赛评委们的裁决就是个人审美，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动机"可能会更有话语权。

我分享一段草莓音乐节乐队海选的经历(作为路过的观众甲)：

一个rap组合(2人)上台了，然后开启了复读机模式，在skrskr的过程中，走了段经典的1645，最后，作为一个草莓六年的总导演给了他们pass卡。

下一个队伍是一个乐队，有吉他/贝斯/鼓/斑鸠琴/主唱，他们给出了他们的作品理念是"范进中举"，而且表示当前这首是他们progress中的第一步:思考，后面还有更多的剧情发展来变化风格。他们演奏完毕后，导演评委发言致谢后，婉拒了。

"快餐音乐"真的可怕，缺少判断力的基准人群被"暴力音乐"刺激捕获，市场商业利益导向，理应客观的"裁判"却进一步煽风点火，给了那些迷途的孩子们更加"明朗"的方向和"坚定"的力量。

所以，评委一定要选对，素质要过硬，如果没有实用的分析欣赏美的能力，专业技能，客观公正的精神和适度的观察敏感，那这种评委的意见就无异于网上那些无名网友的弹幕，"看，那就是我喜欢的。"

当我们用天平来称量比较的时候，还得先检查下这杆秤。

这里我给出的评判自然也是我的个人审美。

有些比赛你们不要抱怨什么决赛半决赛不好看，看看你们找的是什么评委吧！

我们该如何看待人们的作品呢？

如果说艺术是自我的表达，那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作者角度看这个作品(但不仅局限于这一种)。如果自身到他人的"移情"是一种可实现的途径，那无论是通过敏感/理性/对话等方式都可以作为这条沟壑的填充。现代人已经分不清感受不到原创者的"动机"的这种现象，也揭示了现代人之间的冷漠和精神力的匮乏。

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livehouse的门票定价中，嘻哈类的演出价格是很高的一档了。隔壁乐队四五人拖家带口的，有些甚至是国外来的费用都不及他们的solo show。

应该是他们胸前的大链子贴金了。

虽然现代社会的精神问题很严重，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部分人能看到这些问题，而另一部分人经过提醒也可以领会。

所以一旦有一些略带"正能量"的现象出来时，人们就会吹爆他们，但是，由于这种精神问题实在太过严重，所以这些偶然出现的，带有"正能量"的人并不会持续很久，要么就是自己把自己又给打回了原形，要么就是大众又沉迷到自己的"趣味"那里了。

我们喊什么，当然是因为我们缺什么了！

"但如果有一天你们尊敬的倒掉了，那又如何呢？小心啊，别让一座石像把你们砸死了。"

哈哈，我最担心的就是那种经不住敲击的"人设"的破坏，就像"蝙蝠侠.黑暗骑士"电影的最后，即便是谎言，也要留住希望。

什么叫做贱？

就是那种你越讲他他越得意，在这种错误的对峙中得到他自己存在感的满足，因为在首先和通常情况下，他总是感觉一个被抛弃的人一样。

贱的本质是虚伪，贱的来源是无能。

让一些错误的人在关键位置不断做出错误的决断，所以我说，为什么有些公司没成功？

因为他们不配！

1. 一个公司的founder必然是不希望公司烂掉的，而一个曾输出过好产品的公司的founder可以看做是有能力的
2. 一个糟糕的员工的长期存在必定可以归结为其直属leader同样的无能

那如果一个生存下来的公司蛀入了一批糟糕的员工，为什么会有这般存在的矛盾？

当我们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时，我们必须想想这两点：

1. 是不是随便换个人也能做成现在这样？
2. 是不是有些人能轻松做得比现在好？

猪不应该因为站的位置不同而不被看成是猪。

我们经常赞叹那些把本职工作做成一项事业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那些在象征意义下被夸张的，仅仅只是一份本职工作的行为。

有一次我去面试的过程中，面试官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说看书，看了很多书(Books, lots of books.)，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和近现代人文社科。然后她问我技术方面的书呢，我说，没有看，一本都没有看。很明显，我这个答案她不太满意。

我觉得她弄错了一件事，看书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无论是看书或是其他方面的锻炼，难道都不是为了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么。另外，我们不是都见过那些理论一套套脱口而出但就是找不出实际问题的人吗！

所以，任何事情，我们需要摆正的是，什么为手段，什么为目的。

在大概两个月之后，我读到了阿伦特的一本书(过去与未来之间)，她在手段/目的的区分上，更进一步，提出了更上一层的意义。下面是书中的一些摘句：

在功利主义思想的界限内，除了模式之外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模式能够被制造，而意义不能。意义像真理一样，只能揭示或彰显自身。

问题不在于生产使用对象的经验，而在于手段-目的的范畴框架的本质，这一范畴框架将每一个已达到的目的都立刻变成一个新的目的的手段，因此，凡在它所用之处都无一例外地摧毁意义。

意义永远不可能是行动的目的，而在行动终止之后，意义就不可避免地人类的所作所为中产生了。但是现在，人们对待意义就像对待具体行动的特殊直接目的一样，用意向机制和有组织手段的机制来追求它，结果是，似乎意义本身从人的世界中分离出来了，人什么也没剩下，除了一条无休止的目的链条之外。当意义被降格为目的的时候，目的自身也就不再安全了，因为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分不再为人所理解，于是最后所有的目的都变成了手段，被贬低为手段。

阿伦特关于目的/手段与意义的这些断言用她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

目的和手段关注的只是存在者，而意义关注的却是存在。

以上我们把意义提上了一个高度，不过还得小心意义的滥用造成的危害。比如尼采精辟地指出，任何禁欲主义的"成功"，都是因为有人给其赋予了一种深度的意义；如何忍受痛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个过程看成一帧帧黎明前的黑暗。

宗教教义难道不也是这么写的！

下面摘录的语句同样来源于阿伦特的书(过去与未来之间)，分析的是现代伪(!)文化的起源：

在刚开始的仅仅以没文化，平庸为特征的市侩主义影响过后，很快又被它的另一种发展抛在身后了，与前者相反，在后一种市侩主义中，社会开始对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感兴趣。社会为了它自身的目的，例如社会地位和身份，开始垄断"文化"，在追求这种目的的斗争中，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武器，如果不是最合适武器的话。换言之，文化对象首先被市侩贬低为无用之物，直至后来，文化市侩又把它们当做货币来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更高的自我尊严。

随着"文化"融入社会的加剧，大众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刺激，在诸多不可见的"命令"指示下，大众已被牵着走得服服帖帖。

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娱乐。

大众媒体从业者为了找到合适的素材，就要搜肠刮肚地去劫掠过去和现在的全部文化。而且他们不会把这些素材按其本来的样子拿出来，为了具有娱乐效果，他们必须对之加以改变，使之变得易于消费。

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并没有一棒子打死娱乐这种活动，她认为娱乐过程是人性的体现，是一种必要的过渡。

娱乐，就像劳动和睡眠一样，是生物性生命过程的不变环节。

鄙视娱乐和消遣，因为它们当中得不出"价值"，从来都是有教养的市侩主义的标志。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那样的娱乐消遣，因为我们都要服从生命的巨大循环。

做一个比喻，娱乐确实就像一剂麻醉，在你痛苦失落无聊落寂的时候，这种麻醉可以让你"止痛"；但如果剂量过

多，哈哈哈，你见过有医生建议在你身体不适的时候实施麻醉吗！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人在混淆文化和娱乐方面的各种努力。

退一步讲，文化这东西如果你直接摊开摆在台面上，人家也很大程度没兴趣去看看去摸摸，这也就没必要谈后面怎么怎么感受和理解的过程了。所以，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促使人们对于文化的接受程度，这也就不是什么坏事。现代文化裹上娱乐这层糖衣诱惑，本也无需过多指摘，可怕的是这条路很大程度上走偏了。一份文化添加上九份娱乐，虽说稀释得有些惨淡，有些人若辩解说这里面还是有些东西的，你也不能说他错了。但问题是，就像我们吞下一颗治病的药丸，这药丸裹上了一层一层又一层密密麻麻的糖浆，你说我们能在其排出体外前及时溶解掉外面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吗？

现在，我们成功地将文化的吸收过程转变成了娱乐的消费过程。还真是买了个椗，退了颗珠。

现在，我们对于那些真正知识的获取和一种只是获得了知识的满足感之间的混淆，来的也不输文化娱乐混乱的程度。

"我们的知识冲动已经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任何不带知识的幸福，或任何强烈幻想的幸福，都为我们所不取。知识在我们身上已经化为一种激情。"

"我们今天的幸福。。。因而不在于实在而在于关于实在的知识？"

当知识产生危险的时候，我们就更难分辨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谎言了。

通过某种方式，使得对某事的理解或则在一个已确立的方向上更深了一步，或则是转向了其他甚至是对立的方向，这种豁然开朗/当头棒喝的感觉我们是否应该警惕为一种知识的诱惑，一种成长的假象，又或则仅是一种过程追求的快感？

这种危险的人就像一张白纸，什么都记下来，最后也就成了一撮废纸。

游戏吸引人的原因，最终都会指向麻痹。

社会和企业中问题频出的很大原因就是対错误行为的惩罚太过宽松。犯错的当事人好像只要道个歉就可以抹过失代价，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对于其本人很可能并不会起到教导作用，而是让其变得更"小聪明"，想到的并不是如何避免再次犯错，而是在下次如何能精致地藏匿而不被抓住；对其他人也就不能起到警示作用，低犯错成本是很容易被懒惰和利益打败的。

所以，在我看来，犯了错就一定要承担责任，而且是要一辈子都记住的那种。

但这里至少仍存在两个问题：

1. 企业层面，高强度惩罚收益是否会因创意风险的人为规避而得不偿失
2. 个人层面，屡犯屡错下如何评估

我只是希望，相比我们在向上攀爬中的错误，我们在向下拆解的过程中能少犯一些。

很多人认为知错能改是好事。不不不，这就是一种纵容，好像无论做了什么坏事，背后总留有一份悔过自新的免责声明。他们真的能改吗？他们真的改了吗？人的错误，就应该像死亡的发生一样，永远地钉在那里。你们会认为这样把那些有愿回头的人的后路堵死了。不不不，他们要的不是回头路。

正如设定一个不长的时间段投入排练工作，简短的时间让效率利用有了意义；设定一个任务完成的截止期，这让任务按时紧张完成有了意义；如果要减肥，那么我们每天设定食物摄入的定量上限，管住口才能完成这一目标。这样，事物由于他可预期的界限才有了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说：死亡让生命有了意义。

"永恒"的概念同样被各种人渲染而赋予一种崇高。这个词被说出的瞬间，开口的人感觉到了一种荣耀，张耳的同样也被感染了这种荣耀。但不知道他们是否真如此优秀？

一种人死在了闲适中，一种人死在了工作中，还有一种人死在了无聊中。

无聊的人看上去也"闲适"。

当我说某一个人无聊的时候，除开那种显而易见的玩笑外，剩下的只有极其的看不起和厌恶。

这个世界存在足够的恶，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善才珍贵。恶是我们的起步，善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

但有些人就是懒，他们为什么要走那么远呢？

如果每个人最根本的就是恶，那是不是人越多的地方越滋生更深的恶？

那一个人见人越多，是不是他就染恶越多？

"恶贯满盈","穷凶极恶"...我们通常总是认为"大恶"的背后都是扭曲畸形甚至变态的思维和动机，但是阿伦特却给出了一个反转而深刻的概念："平庸的恶"。一个造成极度恶劣影响的行为并不总是由于作恶者的心理变态，而仅仅只是因为愚昧和不假思考。

这个观点是在她审讯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行刑者"艾希曼"的过程中得出的，她发现"艾希曼"残忍杀害了那么多犹太人仅仅是因为一些最世俗和微不足道的考虑：提升自己的职位，取悦他的上级，证明自己可以又快又好地工作。

我们这里再略微辩证看待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至少可以提出两点疑问：

Q1. 即便我们退一步承认"艾希曼"无需负主要责任，但是当我们回溯这个极恶命令时，我们总可以找到第一个发出这个命令的始作俑者，而这个人"平庸的恶"还是"变态的恶"？

Q2. 胜者为王。也许有些人会疑惑，假如二战胜利的是纳粹，那作为"胜者一方"的我们是否还会把这个问题看做是"恶"？

A1. 我会将始作俑者归属于"变态的恶"。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将世界看待为非黑即白，要么都是"变态"，要么都是"平庸"，而是应该认识到更多的可能。我们必然无法否认个例的极端，但重点是我们需要看到众多基数的中

庸。流水线的任何一个环节断裂都无法完成既定的任务，而每一颗麻木的螺丝钉都有可能成为酿成最终惨剧的输力点。

A2. 从历史上来看，当前执政势力既有承认错误的，也有持续回避的。但这个问题的最大问题是，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愚蠢，缺少判断力，现在看来不仅仅关系到脑，还联系到心。

我们提倡在工作中重要的事情做到至少有两个人熟悉，这样在一个人外出休假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做到"主备切换"。

那个外出休假的人之所以有时间得以放松，只是因为他可以暂且远离公司，无需上班打卡吗？如果他必须时刻带上笔记本，24h保持开机可联系状态，那这个人能安心休假吗？

所以，真正的舒适(自由)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一种脱离了责任，无需对任何"错误"负责的"良心"谴责的逃逸。

危险的是，这个结论揭示了另一个关于"自由"的秘密：
自由是一切"恶"得以发生的基础。

让我们激进点：在虚无主义中，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对的错的。。。我们对这些正反两面的抉择是模糊的，好像一切都被救平了一样，在这里，没有了"对立"的概念。这就是脱离了道德世界进入纯粹自然世界的极端主义。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自然世界里却仍能找到一个替代了道德价值的自然"价值"，那就是运动性，也叫渐变性，更适宜的叫等级性！

不想在这里展开说一堆废话，只讲一句承接这里的一种观念：

即便在这样既清晰又混沌的世界，仍然会有一种错误，那就是一种颠倒，在空间纵向等级上把高的看做低的，在空间横向等级上把长的看成短的，在物理体积等级上把大的当做小的。。。

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在这里，这种颠倒更猖獗了。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当一个人需要论述表明自己的一个观点时，他很容易会从自己那个特殊观点扭曲解释并强制扩展到一般普遍性，从而看似从普遍存在意义合理性上得到了自证，好像世界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站在了他这边。

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这种颠倒的，把坏的说成好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就是一种极端的恶。

有一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话题，关于巴黎治安的问题。写下评论的几乎都是描述自己如何在巴黎遭遇小阿小黑，整天生活提心吊胆的惨痛经历。

西方近代三大启蒙运动之一不就是发生在巴黎吗，为什么一个极力倡导自由的地域反倒生活得极不自由？(当然巴黎的景色和氛围在walking video中看来还是很惬意的)

一处拥有过真正"自由"的文明在时代的变迁过程中变了味，其深处的"自由"已经被动摇，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仍然蒙蔽在表面繁荣的"自由"中。这些无辜无知的人们叫喊着，他们为他们拥有呐喊的自由权利而骄傲，可事实却是，他们只不过是操纵的木偶，他们能喊能叫，只不过是允许这么喊这么叫，他们被冲昏了头脑似地幻想这场战斗是为了人性的富有激情的战斗，但只不过是某些人布下的棋子而已。

比不自由更可悲的是自由的欺骗，而且这两者都有可能造成深刻的痛苦。

有管制的地方，问题不是管得有多严，而是当放开不管的时候会有多么疯狂。

那就不清楚到底是疯狂提出了管制，还是管制成就了疯狂。

对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争论，至少在我现在看来，这种争论毫无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人性的培养，人性之后的问题，这里摘录卢梭在爱弥儿中的两段话：

"良心并不是不许可我们受到引诱，而是不许可我们屈服于引诱。产生或不产生欲念，这不取决于我们，但是，能不能够控制欲念，那就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了。"

"既然嫉妒心在人的心中只不过是一颗种子，则它以后将发展成什么形式，那是由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决定的。
"（浓厚的鸡汤味，我觉得他没说完，只不过也没说全，教育既可以教会他看得更远，但也可能教会他以更隐秘的自利方式来迂回应付，综合其他环境因素，教育或则其他的培养手段只是一种良好的解决方案罢了。）

有时候，我觉得不能用好坏来评断一件事，而应该用正常和异常来区分。而正常与否总得有个标准，那这个标准第一层是历史性，第二层就是理性了。

所有就有这么一说，从历史来看，"善"总是作为一种异常出现在"恶"的平常中。

用正常和异常来做区分，这是一种没多少感情色彩的区分方式。

如果要加点情感色彩，并仍然保持一种"哲理"的味道，那么我们会说："问题的关键仍不在于这件事的好或则坏，而是这件事总是会变得危险。"

任何人为未定义的，都看成异常；而人为分类的，既定已分析并被明确定义的的都看成错误。

这里的问题是，错误难道都是来自人为世界？自然的未知在人类未探索前，都不可当成错误。

历史上，我们仇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无处不充斥着血腥。。。"。观察着现代网络主播/货商的财富增值，通过人性中的恶的传播和通过宣传品质和价格不对称的商品，这种肮脏资本积累过程是不是也可以看做是一次性生产的"仿资本主义"。

我们轻蔑的应该是一种(类)方式和过程，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被某一历史时代界定的名词。如果某一时代中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那么下一时代中即便披着其他皮的变种也是同样的错误。

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a和b。

如果这时候我被很多观念灌输影响，最后做出了这些观念(潜在)导向的a的选择，这种选择决定能否叫我的自由选择；那假如没有出现这种观念信息而选择了b，那这时候难道就可以叫做我的自由选择了嘛？

换句话说，如果你桌子上的苹果被人强行交换换成了梨子，你哭着说我这苹果本是我的；但实际上可能情况是

这样，你原本什么都没有，你对面的人在你进来之前在你桌上放了个梨子，后来他替换成了苹果，最后他当着你的面又一次换了回来。

如果我对某人说，你要么好好做，要么就滚。

结果这个人走了，他说，"是你逼我走的！"

对于这个人来说，他做出的选择是自由的吗？

疯子和天才的区别并不在于思考的深度和发散程度，而是是否会累积基础，一步接一步有方向的，和每次随性最后还是绕个大圈的区别。

当然，也正因为有这个积累，一部分"理智"的人往一个方向走得远，另一部分往这个方向相反的路也远了。

当我们思考自由的时候，这个概念当真是目的或则手段吗？在一个家庭中，我们会容忍适度的不自由，这可以表明自由并不是一个目标，重要的是一种关系。社会中，我们追求的自由也许也只是一个过渡的桥罢了。

想想看，为什么有些团体组织即便我们明知是不自由的，但是很多人挤破头皮都要挤进去呢？

求自由的人只是求权利罢了？如果这些人有了权利他们会要求更多的权利，即便会带来自己更多的不自由，但是在其他人看来，他或许更"自由"了。

在尼采看来，人天生不平等，所以弱者对于强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平等对待他们；在弱者得到能站出来的机会后，他们会发现现实却仍然处处束缚着他们，他们也许获得了观念上的"平等"，但却没摆脱现实生活的困境，所以他们会提出第二个要求就是自由；在他们获得自由后，本性终于可以得到施展，他们先前被强制的"义务"获得了向"权力"的转变，他们渴求从未获得过的权利；在这之后，只有更多的权利才能填埋欲望撕开的沟壑，甚至他们会开始尝试一种颠覆，弱者和强者身份的置换。

有意思的是，法国的三色旗代表平等\自由\博爱。在这最后一点上，岔路了。也许，尼采看到的是规律，现代社会提出的是口号，一个是恶的，一个是善的。

自由的意义一部分在于可以体现价值观念，因为只有具备有选择的能力，并作出自己的选择才可以表明自身的品质和趣味。一个人不假思索地就做了一件好事，或则一个人因家庭传统/教义信仰做了一个善举，从这种行为中我们能评判出这人是"好人"吗？

至于何为自由的选择，这本是一个及其广泛且争议不断的话题，我给出我的看法：

并不是能力决定责任，而是能力决定了自由，自由决定责任。

人类的道德败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的愿望（欲望）的满足，这里的危险正是由于这种愿望的正当性。

只要在前面的人往地上扔东西，后面总有人会去捡，他们以跑在前面的人为榜样，顺带着把前面的人拥有的当做了愿望，他们捡起来用这种已经变形流质的东西装点自己，并在其上粉饰一种文化和习惯，直到他们也同样扔掉。

这里的败坏发生在这个消费过程中，无论是对他自己产生的影响还是对后面的人产生的影响。

从生理上来说，只有在人进入安静睡眠的时候，人体才会开始机体修复和发起创造性的梦。

从个人活动层面来说，在沉迷某事而无视了其他杂念，这个过程中我们通常能爆发出对这件事更深刻的掌控。
从多人互动层面来说，如果他们之间即便不说话也不会产生尴尬，这是不是表明最合适的状态就是给对方一种宁静。

所以，宁静是个人最舒服合适的状态。

所以，孤独是必然的，热闹只会是临时的。

现在娱乐至死的社会，我们经常被"明星"们娱乐，也经常娱乐"明星"们。看到那些狗血的也司空见惯的剧情，总也要跟着骂几句。其实我们错了，我们不能怪那些"明星"们做错了什么，人家总是在力所能及的理解选择范围内作为的。我只能说，是你们眼瞎。看看你们大众盲目愚蠢的簇拥，不消除你们的无知，一个"明星"倒下了，另一个还会被你们"抬"出来。

如何提升世界的认知下限？

对于那些疯狂追星和崇拜偶像的人，尼采有一段文字描述我觉得特别细致：

"一旦一个人把某人当做自己崇拜的对象，他就会把这个人理想化，以便向自己证明后者完全配得上他的崇拜；换句话说，为了使他自己的作为在良知上能通过，他变成了艺术家。如果他现在感到痛苦，那不是因为无知使他痛苦，而是因为强作无知的自我欺骗让他痛苦。"

好样的，原来那些人都是疯狂地自我麻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叫得醒？

所以，我不会说我崇拜尼采，我只是喜欢尼采罢了。

喜欢尼采原因有几个，其中一个原因是：

在现代常人都把"敏感"当做一种问题现象看待的时候，尼采在200年前指出，"敏感"更是一种力量。

现代社会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

辟谣特别快，而且送达特别广特别准确。

某某明星出轨否认，某某节目作弊否认，某某公司造恶否认。。。也许这些辟谣很多最后还是实锤了，但是总有那么几个漏网的。这样，等时间淡化，其他热点冲刷掉而不了了之后，万一有那么一天又被人提起，他们至少可以拍着胸脯说，"你看，我上次就辟谣了，完全没这回事"。

当然，你仍然得分辨出哪些辟谣确实是真的。

"创新,创新,创新"，无论你写个什么做点什么，没"创新"这个关键词怎么能拿得出手？

但我希望在这件事上做得更深刻更猛烈些：

"来，重估一切价值!"

说了这么多群氓的坏话，我还是得公正地替他们说些他们应得的好话：

在和他们一起的世界中，这仍是有潜力的，只是问题在于在他们无力回天之前叫醒他们；这仍是有希望的，只是问题在于在他们尘埃落定之前做回他们自己。

有一部纪录片叫"二十世纪最传奇人物(icons)"，其中票选出的最杰出的人物叫，阿兰-图灵。

同样有一部介绍他的电影叫"模拟游戏"。

在曼切斯特有一座纪念他的雕塑，地上铭上了这么一段文字:"Victim of Prejudice"，我们都知道，他是被当时的道德偏见杀死的！

卢梭："从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极度不平等中，以及多种多样的欲望和才能，无用甚至有害的艺术以及毫无价值的科学中，诞生了无数的偏见。这些偏见都是与理性，幸福和道德背道而驰的。"

尼采："偏见阻碍了我们实现主动自觉的思想，它作为权威或则难以控制的情绪冲动统治着人类。"

但为什么有人会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消除了偏见会不会成为一种机械化？

我们通常是怎么整理一个事实的？

step1. 人为解释

step2. 植入价值

step3. 获得理解

step4. 形成偏见

斯宾诺莎认为："很多人并不是因为看到了好的东西，才期望它，追求它，称赞它；而是因为它盲目地追求它，称赞它，才把它当做是好的。"

恩，这挺有道理的，要是斯宾诺莎活在现代，多半是个带货达人或网红品牌连续创业者。（不过依他性格这有点难度）

在<维特根斯坦传>中，有一处类似地讨论了何为物之根本：

"在神学伦理中，有两种善之本质：根据第一种观念，善是善的，因为它是上帝想要的东西；根据第二种，上帝因为善是善的而想要善。"

"维特根斯坦坚称第一种更深刻，因为它切断了引向对善为何是善作出任何解释的路；第二种是浅薄的，理性主义观念，按照这一观念，你仿佛能对善的东西给出理由。"

当然我们也需要知晓，维特根斯坦在这时候思想转变已经偏向于神秘主义。

现代大众在回答问题时很容易答非所问。

比如，你询问某人对某个问题的本质看法是怎样的，大部分都是通常一顿修饰了，什么坏的/好的，丑的/好看的，恶心的/舒服的。。。他们给出了这事在他本人看来的一些主观情感，但却硬是提及不到问题的客观本质。

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就是，他们(我们)通常分不清"什么是原因"/"什么是导火索"。很容易把那件最终影响事件走向的"导火索"当做"原因"，但我们要关注的"原因"是那些更深更本质，更早被埋下的东西。

语言的客观作用是掰开那粘合在一起的东西；可惜的是，语言的主观作用却在持续不断地拿起身边的东西然后封闭起来。

星巴克是我常去的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在那里坐一下午发呆或则看书听歌。总体说来，星巴克门店我呆过的主要分三类：

1. 在非常重要繁忙的公共场所，比如高铁站点
2. 在一座城市热门的旅游景点，比如IFS
3. 在人流较少的住宅配套门店

这三种地方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高铁站服务员可以忙到错放漏放饮品配料，旅游景点的你会完全找不到座位落脚，而那种人流少的门店你偶尔会被纸杯上的一些文字意外到。

这是现象我们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至少我们又例证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一直忙碌是很难产生艺术的，足够的闲暇通常是一个必要条件。"

尼采："与品质低下的人较劲，犹如遇到那些矮人们建造的小屋，当你要进门时，还必须先弯腰。"

有一天经过IFS，看到一组在做户外商业拍摄的团队。我很惊讶的发现那个着装时尚的小伙子眼睛却沮丧地垮掉了。顿时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明星们都喜欢带墨镜!"

有一天我去买平板电脑，但是跑遍了所有数码电脑城，都买不到我想要的品牌和型号。老板们都说，线下就这么两个品牌让你选择，其他都是走线上卖了。

我气愤地把这个叫做："表面的繁荣"。

2019年4月10日，我们得到了第一张黑洞照片。我们看看官方描述：

"2017年4月5日左右世界八台射电望远镜通过X射线波段观测，经过两年数据分析后得出。"

所以，很可惜的是，这很可能只是一个认知过程，这还不是确切的真相。

不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

"真相/真理，真的存在吗？我们所有当下的结论是不是永远都只是事物认知路径上的某一个节点，总是存在在这个结论背后的更深的因？"

借用一个说法：关于"真理"，我们可以有以下两种互斥的观点，"真理"是有限的或是无限的。可若任意其一的观点正确，我们都会感觉到不安。

科学中的一些重大发现有时候是意外的错误导致的，同样类似的是，我们去排查一个特定问题，有时候会在这

个过程中发现另一个更隐蔽危险的错误。

所以，人对于物的误读有可能会激活创造艺术，不过，人对于人之间的误读通常就是确定性的错误了。

这应该这是由于，人的表达目的性很明确，但物体现出的表象却是杂多的。

人与自然，我们通常的看法是人作为自然界最智慧的生物，所以成为了自然的主宰！万难面前，即便我们能意识到我们相对的渺小，但仍不失齐力协作战斗的希望。

但在虚无主义看来，还有另一种观点：

人为什么不会是作为自然最高意志的工具，人的一切行为其实都只是行使着自然给予的使命。

所以这就是虚无主义的虚无。

如果虚无主义最终是对的，我们基于我们价值观念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不会有更坏的结果；如果虚无主义最终是错的，我们基于我们价值观念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才是战胜了自身存在的虚无。

卡尔洛维特在评价尼采的虚无主义时，称其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任何一个事物，在大规模地成长的同时，也将巨大的衰落和堕落带到了自身中，也就是说，在长时间沉浸于冒险的前进的过程中，走下坡路的过程也同时进行着，因为人们的任何一个卓有成效的运动，都同时制造了一个虚无主义的后果。"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正好可以对应我们已认知的物理学意义上的熵增，给出了在精神世界的"熵增"概念。

我觉得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嵌套问题，这个结论的前提是认定世界的本质已经是虚无，就像切一块蛋糕，切得越多，暴露出来得也就越多，但你得首先给未暴露出来的那个定个性。

不过，我们仍然能在现实世界中发觉那么一些现象：

当一个"合时宜"的人"成功"后，他暴露出来的恶的那一面，很多人却不将其视为恶，这也就是现实世界虚无主义的熵增。

尼采的永恒轮回也许是他最大胆的尝试，他期望对唯一单向的时间性的改造。

想想看，除了时间，其他什么不是都很容易理解为重复的吗，而这一切尽都构建在唯一不重复的时间箭头上。

虚无主义看上去是消极的，不怎么好的，但实际这有可能恰好是一种保护，它牵制了各种自由，不至于造成绝对的极端。

但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我说，"善待所有善良的人"，这难道不是我们绝对应该遵从的吗？难道对于某些善良的人我们要以怨报德？

也许，这就是人或则其他"高等物"，超越虚无主义的唯一方式，作为自己的价值选择。

也许，导致虚无的正是"真理"，而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善和美。

这里的两个"也许"，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我不知道可否叫这种价值选择为一种"积极的"偏见，因为很有可能这种判断是绝非纯粹理性的。但既然也归属于偏见，那我们又如何避免不陷入荒诞(如果可能的话)。

虚无和荒诞之间看来至少保留着双重关系。

这里摘录维特根斯坦的两段话，希望可以在虚无主义的背景下走得远一点点：

"也许，那些无法明确表达的，神秘的事物，提供了一个相对应的背景，让我可以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具有了确切的意義。"

"葡萄干也许是一块蛋糕里最好的那部分，然而，一袋葡萄干也许并不比一块蛋糕好在哪里。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哪怕是给了我们整整一袋子葡萄干的人，却仍然不能单单使用葡萄干做出一块蛋糕，当然更不可能做出更好的东西。。。说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样子，一块蛋糕是葡萄干变淡了，寡味了。"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任何拿比喻说事的都应该有一种警惕感，很可能这只是一种用于强行解释的语言修辞，比喻的和拿来被比喻的，严格来说这两者并无联系。比如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大家拍照都喜欢用大光圈？

有一个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恶人通过不义摄取到的钱财，最后用作了善用，那我们要怎么看待他这个人？

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中说：

"如果人类得以经常被提醒并且能习惯于使德行完全摆脱它那由于遵守义务而获得的全部利益财富并以其全部的纯粹性来理解德行，如果能在私人和公共的教育之中能使经常运用这一点成为原则，那么人类的道德就必定会很快地改善起来。"

这也许有很多步，但第一步至少是，把这个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是对自己。对他人而言，伪善也就不一定是坏事了。

类似上面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都不懂事，在他晚年甚至是弥留之际时才幡然醒悟，也就释怀了自己。这可以看成一种善终吗？

在我看来，这是很荒唐的。且不说这是否是道德上的自我欺骗，理性上的这种不连续几乎都仍只是另一层愚蠢的美化幻象。任何时刻你感悟的道理最后都会被你的另一个 更深的感悟给替换，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不仅仅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不到这条路有多远，但我们希望的是尽可能走得更远，既作为个人，也作为集体。

人不是一辈子嘻嘻哈哈，最后哭一把就完事了，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严肃的一生。

有一天看到一个在地铁车厢里跪地乞讨的，很自然的是，不少人给了钱。

我觉得，这就是病。人们的施舍不是基于善意，而是一种当场群众注视的羞耻心。

想想看，其实每一种上当受骗除开智商不足外，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不合时宜"的羞耻心在作祟，而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这人无法看清自己，他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然后每次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迷里迷糊地钻进去了。

千万别由于我说不要施舍就断章取义地认为这人太无情。我十分相信这种问题首要是依靠国家和组织来解决，如果实在不济，我也仍然相信不恶意打扰其他人而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的善意的帮助是最合适的做法。

如果通过你的施舍而让那人意外发现这种不劳而获是可以吃一辈子的，那就真完了。

看现在的广告是一件特别欢乐的事情。在广告片中你可以找不到任何产品特性，你只要知道谁来代言的就可以了，而有意思的是，这个人的"人设"是一定要符合广告受众的"身份"的，比如，如果是宣传一个收割群众智商的东西，那这个代言人也一定是个"傻逼"。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这商品还是这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了？

现在的综艺和以前比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综艺名字已经不重要了，关键的是广告冠名金主们的名字一定要显眼。

这些节目制作平台已经没有出于他们自己价值取向的期望了，只要给钱，什么都做。

这也难怪现在的综艺内容有多么的烂俗。

现代文化的常把一些抖机灵的东西抬到一个言过其实的层次，在他们眼里，文化都是甜品，文化都是牟利的手段。严肃的文化死了，死在了互联网"启蒙运动"之后。

在广播电台听到小年轻们的一些讨论，什么是自己要的生活，什么是自己的梦想。。。

我在想，他们知道他们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真的有想过吗？或则说他们真的有多思考一会儿吗？

如果有人这么说，"任何一个好的想法，开始的时候被拒绝，之后被理解，然后被承认，最后被吹捧。"

那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有真正说出了什么。

有时候我们脱口而出什么主义，什么精神，有时候我们又突然说这有一种熟悉感，有时候又说这是一种仪式感。

又比如有人问，"老了有什么好？"

一些人会回答，"老了会被人尊重，老了可以方便行事。。。"

很多"单词"发明的时候本应是相对精确定义的，但现在反倒模糊了，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听的人又怎么能听出什么呢？

上述问题有一个回答我就比较喜欢，"老了就可以不给其他人让座了，还顺带会被别人让座呢！"

无论是我们看书或则是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都经常发现他们为了说一件事都会拿出一些比喻和类似的例子。如果你略微停下来想想，就会发觉这些类比通常都是很荒唐和毫无关系的。比如为了说明上述情况举一个

类比：

"上面这种现象的荒唐程度，就类似我们思考问题导致了头疼，然后我们去医院求助头疼的缓解方式，这样一来，我们之前思考的问题就解决了。"(维特根斯坦)

这个类比初看上去比较贴切，但我们却仍然没有说明什么是类比不当(不是对荒唐结果的说明而是不当本身)。笨拙的类比只是加强了一种语气，其他这种关联并没有说出更多合理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条较为通用的判定方式：如果一本书(或则其他)通篇都是举例举例，比喻比喻，那就是一废物。

我再举一例有问题的比喻用法。

"水至清则无鱼。"我们通常用这个来比喻说明不要太纯粹，要考虑中庸之道，太干净的环境不会有鱼存在。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

是否有鱼决定的本质因素是环境是否有养料，而不是表面展现的水是否干净，养料的因素夹在在在和水和鱼之间，然后我们直接跳过中间这个衔接因素而将三元关系压缩成二元关系，从而构造出了一个从非本质因素直达决定某结果的关系假象。

我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想纠错"水至清则无鱼"这个说法本身的正确性，而是想表明所有的比喻/类比本质都只是一种修辞表达，和它要用来对待的建立关系的手头事物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通常往往希望能从一个类比中来证明我们现在对待的事物，这种证明在我看来是不可达的。但比喻确实存在一种拉近理解的能力，而这仅仅只是促进理解的一种手段罢了，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迷惑与扭曲。

我们是先理解了某些事，才有了世界观；还是先有了世界观，再通过其理解世界；又或则是，事情在变，世界观当然也会变，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这总是相伴相生。

对于第一种情况，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事到底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对于第二种情况，同样也是危险的，第一步万一我们就错了呢。这样，好像只剩下第三条路了，于是浪漫主义者跳出来大喊到，"存在即合理"。

世界观终究也只是一种自我表达。

关于"存在即合理"的误用，提一点我的想法：

一部分对这个的误解来源于对"必然性"的曲解，把眼前的看成唯一必然的，但其实回过头来看，眼前的虽然确实是之前发生的连续性下保证的必然，但并不是说，眼下的只是唯一的必然。在这条已成的事件链上，无时无刻不在关闭着偶然性的分支，我们看到的现在只是因为恰好发生了，这不是因到果的问题，而是从果展现出奠基其发生的因的问题。

何为"必然性"？

所有行动哲学既有意义也是可疑的地方就是这样："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就像以赛亚柏林评价马克思的思想："这个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原本想要反驳思想支配历史进程这个观点，但它

自身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程度削弱了它的观点的力量。"

这都是一种自我实现。

尼采呼吁："人不是目的，是桥。正如猩猩过渡到人，人同样需要过渡到'超人'!"

我觉得这个"人"到"超人"的直接过渡可能突兀了点，"人"应该是过渡到"机器人"!

为什么现在综艺节目打着艺术的幌子，也只会音乐类节目中做文章而不是绘画类节目？而论艺术地位，画家的影响力要比音乐家深远？

我们经常发现自己的想法和某些人的类似，但细节却仍有些区别。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的能看成是一样的思想吗？

在阿伦特看来，这里面是不是被动掩盖了一些新的东西。
而在福柯看来，用人云亦云的方式我们主动遮蔽了更多的可能。

在康德看来，分析不产生知识，综合才会。
我觉得至少在现实实践中，这个观点错了，或则说没有指导价值。
分析就好似一个榨汁机，而综合就是各种原料。榨汁机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原料的利用率和最终产出的优劣。
所以说，分析即便不产生知识，但它是优质知识输出的必备途径。在获取更多的原料时，考虑如何提高这种转化率也是很重要的。
这决定了我们是否能看到那些其他人看不到的。

福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坏的，而是说，一切都是危险的。而危险不等于坏。"
类似的想法在以赛亚柏林那里也有表现，"任何事都可能变坏(危险)。"

在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他提出，"非理性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理性是最终统一形式。"我的观点和他表达的恰好相反。

我们在半睡半醒状态时，一些行为总是很难预料的，有些在清醒状态时不会做的事，在当时很可能虽然意识到了这种禁止性，但却很难被此时的"理性"拒绝而发生。与这类似的，让我们想到一些瘾患发作的人为什么会很难克制住。

理性难道不是一种待驱动的状态吗？换句话说，人本是一种动物。

人作为经验学习的动物，在见过什么之后就总有念想不再会惊奇；反之，人想象不到的那些东西也就总是他没经历见证过的。

关于大家常谈的996，这里摘录一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文：

"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居于统治地位的地方，劳动就会被认为是一种高贵和高尚的活动，热心劳动的人就会在整个共同体中受到尊重并被认为具有优良品质.....在传统经济伦理的信奉者眼中，劳动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这样的重要性，一旦满足了消费和固定的经济需求，就会逃避劳动。"

我并不觉得马克斯韦伯上段内容全然正确，因为一则我认为劳动在本质上是唯一的朴实的自我实现方式；二则劳动也是人类作为群体协作必然的基础。但现时代的问题是，路走偏了，人被带坏了，不是矫枉过正的问题，而是恶意的扭曲和欺骗。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他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可能的)起源问题，而在于两个偶发"事实"：

- 一件事(新教伦理)与另一件事(资本主义)看上去没关系，但背后却(可能)隐含了极为重要的启承关系
- 一件事(新教伦理)的发展路线可能会因不可控的因素偏离初衷非常远的距离，致使我们到达了一个完全不可预期的结果(资本主义)，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条弯曲的发展路线，使得我们从结果回头看的时候，完全想象不到其根源，这也就是上述第一个"事实"

上面提及了"资本主义"这个关键词，每当这个关键词出现的时候，我们脑海中就很容易浮现出其对立的名词-"社会主义"。但往往这种既成意识形态的对立，却很容易掩盖一些问题，那些(不)明显会出现在任何政治国家的问题，被意识形态灌注到对立阵营中;那些(不)明显的普遍问题，被宣传成了只有对方才有的特殊问题。

比如上面的996制度，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特有问题，倒不如说是任何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历史片段。而制度的不同，影响的也许也只是这个阶段的延长或则缩短罢了。

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其说是政治制度的对抗，倒不如更多地上升到了一种带有古典神话色彩的二元论不可调和的矛盾：西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东方的汉人之间的人种冲突。

关于发展路线严重偏离事发初衷的例子，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信仰是非理性的代名词，因为一旦推理思考，那么就谈不上盲目的信仰。在西方传统的基督信仰中，他们相信上帝的意志，通过将意志转移到自然的表现之中时，他们为自然立法，转而形成了对于规范/统一/法则的追求，而这正是理性的立足之本。

信仰之人终成理性之人。

当我们辩论一个命题的是非黑白，发现任何正反论证都可以支持某种命题时，这是由于我们对这个命题涉及的内容限定修饰的范畴区分的不清晰。

比如这样一个命题：人类是持续进步的吗？

人们普遍认识到的社会在进步，这个认识其实是混乱的。这是把科学技术和人性道德混谈在了一起。科学确实是持续进步的，这是由其累积性质决定的；但相反的是，人表现出的道德性却很大程度上是倒退的。

看看我们现在持续加强的教育，难道不正是因为问题更多我们才需要更强的约束吗？我不知道我们的素质上限是不是提高了，但肯定的是素质下限绝对被拉得更低，越多"新鲜的"丑陋揭露出来，越多犯罪形式被发明出来，越多的怀疑，欺骗与暴力的可能性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又或者这么一个命题: 人的态度重要还是能力重要?

如果一定要严肃但不严格地区分的话, 小事靠态度, 大事靠能力。

当一个人的疑惑得到某种解释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茅塞顿开的时候, 我们怎么判定这种解释是"真相"还是隐藏地更深的"假象"呢?

可惜的是, 我想到的一些观点最后总会回归到某些流俗的大道理, 而这些大道理本身恰好我们也不清楚是真相还是假象。

可能更危险和更有意义的是, 我们关于某类问题的思考已经走到了上限, 我们已经不能看到更远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最终都限制在"人"本身内, 而那些问题都是关于"人"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思考到达了极限, 那我们的情感呢? 在排除那些仍带有几丝理性的情感外, 剩下的那些"纯粹"的是什么呢? 在音乐中我们能感到自由, 在这种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说些什么, 或则说同样也已经到达极限了吗?

然而, 尽管这是个可疑的结论, 但确不一定是可悲的。我们在这里面仍然还能继续说些什么, 再说出些什么, 这种效用就好比生物体线粒体积极扩张的表面积, 反复生成的褶皱。

可悲的只能是, 这唯一的言说却成了一种重复地喋喋不休。

每过一段时间, 我回看之前写的想法时, 有些就会觉得浅薄幼稚, 那现在这些想法是否同样也只是等待"淘汰"的存在呢? 那我们究竟能相信什么呢? 但, 如果没有之前那些想法, 我是否又能想到现在这些呢? "有些阶段不可跨越, 最多只能延长或则缩短。" 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的阶段和他说的阶段是同一个意思吗?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以前喜欢的东西, 现在却发现提不起兴趣的时候; 或则反之以前不关注的事情现在却趋之若鹜。

有些人把这叫做"人长大了, 成熟了。"

哈哈哈哈哈, 其实这人只不过是时代可怜地改变了。

是时候做一些小结了

东拉西扯了上面那些,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观念明显是受教于前人, 比如向虚无主义靠拢的这个过程, 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是自己的东西, 自己感知到的东西, 而且我相信也确实是这样的, 当然, 对于这点我们需要先确认好这个问题:

什么叫自己的想法?

这些观念可能会带有一点点以赛亚·柏林口中的危险的"浪漫主义"特征: 不在于结论是否"正确", 看中的只是这个过程...

书看多了, 有可能会成为书中的人, 也许这是一种迷醉, 或者说也许这是一种慵懒, 阅读既是一种解放, 也成

为了一种禁锢。有的人或急于摆脱这种新的枷锁，于是成为了盲目的怀疑论者，而这必然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对任何事产生怀疑，这个态度既不说曾是一种历史上存在过的某某主义；也不谈这在逻辑上就是一个失败的矛盾命题，因为这是一种恰好的对否定的肯定；最大的危险在于，这是一种懦弱，一种免责声明，他不愿意选择任何价值，却自恃麻木在不中断的探寻中。

在我们检阅这些观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为什么一些观念会引起我们的共鸣，为什么他们说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想说的？

如果一个人说的只是其他人提出观点的一些扩展，那他说的这些有没有意义？

好像我无论从什么想法起步，随便走走就又落入了那些我知道或者还不知道但是总有人知道的"大道理"上？（人文而非自然）

如果一个论题，既把积极包括了，也把消极包括了，既把好的说了，也把坏的说了，是不是这个论题就牢不可破了？

阿伦特把这看做是我们拥有的一种共同感，海德格尔说我们都是被抛入这世界中的，无时无刻不在作为这个共同世界的一份子来领会。

在零零散散的写作过程中，很多后续浮现的观念会尽可能但绝不严格跟排在相关话题后面，所以在顺序浏览过程中我们既会发现整体语言表现并不一致，也可以看到话题之间的跳跃，重复，甚至是部分矛盾。随笔嘛，我们就不去讲究这么些规矩了。